



## 序

林語堂故居執行長——鍾正道

作家的筆正如鞋匠的錐，越用越銳利，到後來竟可以尖如縫衣之針。但他的觀念範圍則必日漸廣博，猶如一個人的登山觀景，爬得越高，所望見者越遠。

——林語堂

從林先生這一段話，我們不難發現，創作者必須通過環境的考驗，累積充分的經驗，方可成就精巧的文學作品。本屆收件量將近六百件，題材也相當多元，包括以物件、動物為第一人稱的題材，著力於生活細節的描摹，相較於過去來稿題材，表現都相當亮眼。

今年同樣有賴眾多林語堂故居的老朋友們，協助我們共創這次文學獎的歡快豐收。包括吳鈞堯老師、喜函文學網喜函老師。而除了老朋友們的幫忙與指導外，今年的文學獎又有好幾位新朋友加入：小說組的複審，邀請到小說新秀張怡微老師擔任評審，決審部分，邀請到臺灣大學中文所梅家玲老師、聯合文學王聰威老師、知名小說家平路老師，帶給我們文學方面的啟發。

本次文學獎在徵件上，也持續與著名出版集團——城邦·POPO原創合作，藉由其建置的「征文舞台」平台之宣傳，讓許多國內、甚至遠在海外的參賽者更有機會看見這一個具有意義的文學比賽。在此特別向城邦·POPO原創致謝。

每一部精采作品，都是一段獨特生命故事的顯像。未來，故居仍將肩負起推廣文學的使命，持續打造、經營這個得之不易的寶貴園地。感謝所有喜愛文學的朋友們，也期待我們再度相逢。

# 目次

## 2016 年林語堂文學獎得獎作品

序

02

冰箱與少年

邵棟

首獎

06

造口

黃正中

貳獎

16

鳥

陳昱良

參獎

26

輓聯高手

張英珉

佳作

38

老東西

王軻璋

佳作

50

2016 年林語堂文學獎複審會議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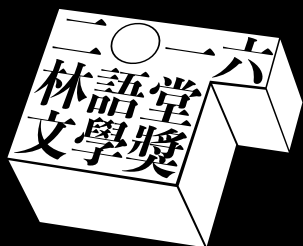
64

2016 年林語堂文學獎決審會議紀錄

82

評審簡介

106



## 冰箱與少年

邵棟

首獎

風扇在地上呼啦呼啦地轉著，把熱氣和灰塵鼓搗得騰騰而起。站在椅子上的胖房東吃力地扭著從天花板上吊下來的燈泡，在某個適當的關頭，黃黃的光線灑下來，填滿了這個連白天都顯得昏暗的房間。

已是滿頭大汗的房東爬下了椅子，額頭上抹了一把汗，就往自己褲子上揩。「說的清清楚楚，留著冰箱加一百，不要冰箱的話，還是看房時候的價。」房東邊拔下電風扇的插頭邊說道。濤濤抬眼環顧這個不過幾平米的小屋子，如果連冰箱都搬走了的話，只剩下一張床和一個櫃子了。

濤濤並沒有和房東多爭辯，最後還是決定把冰箱留下來。他總覺得，屋子裡總得有個像樣的電器才好，而且他一個人吃住，興許常有些剩飯剩菜什麼的。房東一邊清點一期的押金和第一個月的房租，一邊說：「你真好彩，這麼好的冰箱真是便宜你了。」濤濤聽著聽著，不禁有些小小的高興，他望著胖房東左手拎著電扇，右手拎著椅子往外走的蹣跚樣子，笑了起來。

然而濤濤在深圳當汽配學徒這三個月來，冰箱的插頭都沒機會插上插座，因為他幾乎每日都是在店裡吃些老闆安排的外賣，哪裡有剩菜。這日不知老闆有什麼高興事，拉著大師傅

出去下館子，留他們幾個學徒看店，濤濤他們也自在許多。一夥人圍坐在一起吃飯時，唯一有蘋果手機的胡明，一手用筷子搗著飯菜，一手在手機上滑動。其他幾個更為後生的學徒都湊著頭看。

「我最喜歡看這種街拍時尚，這些小姑娘可真敢穿啊。」胡明說道。

「就是啊，看得人想犯罪啊，這些姑娘可真害人哈哈。」其中一個學徒愈加湊近了看，噙著筷子頭：「還是你的手機看得清楚。」

「你的山寨機也就喇叭響。」胡明笑說。

其他幾個學徒都跟著笑起來，濤濤也笑。

「哪天哥們幾個去對街那個蜀九香開個葷吧，天天中午豬腳飯晚上燒臘飯的，人都吃成臘肉了。」胡明嫌厭地吧唧嘴。

「蜀九香好貴的，一個人要一百多塊錢。誒，大貴，你不是帶你的小女朋友去過嗎？」旁人說起。

大貴說：「那天花了三百五……」他還沒說完，胡明故作正經地接話：「包括了開房的錢吧？」大家都默契地瞎起哄。大貴的耳朵都紅了：「小娟不是那種人！」大家笑的更甚。後來大家話題便岔開了，說到了別的上面去。

濤濤懸著的心，這才放下些。中午豬腳飯，晚上燒臘飯，兩頓十五塊錢。老闆因和臨街的燒味店師傅是佛山老鄉，送來的外賣分量價錢都是很實在的。店裡不少學徒大概也和濤濤

一樣，一天只吃兩頓，頓頓都在店裡吃，這樣就能省下一頓早飯錢了。這些小夥子們個個都在省錢，其中幾個大概是要換蘋果手機，或者準備要買一套網遊裡心心念念很久的裝備。

濤濤的心比他們還大，濤濤想回家蓋房子。

五月底的時候，天氣就是一發不可收拾地熱了起來。濤濤每天窩在汽車底盤下面，猶如在蒸籠裡打滾，背上能淌出油來。身上工作服是那種發硬的麻布質地，非常不透氣，沾了汽油污漬後還會黏在背上，濕膩膩的，非常難受。晚上回到住的地方，也全無轉機。屋裡北面雖然有一扇小窗，但濤濤不敢打開來，畢竟手伸出窗外就能夠到對面人家的窗簾，實在尷尬得很。

一日下班後，濤濤去超市逛逛有沒有價錢合適的電扇，他一走到超市的大門口，就望見門楣上掛著紅色大橫幅在促銷賣空調席，「廠家直銷」「日本工藝」「超強製冷」，這些字眼像倒計時秒錶那樣鮮紅地跳動著。濤濤看著看著，覺得自己總也一時是沒有錢買得起空調了，空調席好像也不錯。於是他咬咬牙就把空調席買了回來。濤濤回到家，滿心歡喜地拆開包裝，空調席一鋪開來，已經與室溫那樣帶有熱度了。濤濤有些迷惑，不應該是冰涼冰涼像冷氣機那樣的感覺嗎。濤濤以為躺一會才會其效果，然而只是越躺越熱，不消幾刻鐘，席子上幾乎全濕了。

他抱著席子上了天台，準備像小時候納涼那樣露天睡下，盼望夜風能緩解這一身的悶熱。然而當他打開天台的門，人就楞在了那裡。四圍亮若白晝的高樓像棕櫚樹那樣高高站著，一亮一暗地變換著光彩，濤濤眼見及此，覺得自己先自矮了幾分。而眼前橫七豎八的晾衣桿上

花色的女人內衣，在微微的夜風裡，正嘲弄地飄動著，濤濤的心也跟著一動一動的，都快要跳到喉結那兒了。他左顧右盼，似乎哪裡都沒有容得下他的地方了。他幾乎沮喪地回到了房間，打開燈的時候，他看到了那台久未啟用的冰箱。於是他幾乎是鬼迷心竅一般地，小心翼翼地插上了冰箱插頭，打開了冰箱門。

那一夜他睡得特別好。這雖然已經是一臺老式「飛天」牌冰箱了，但是製冷效果依然十分驚人，甚至幾乎沒什麼噪音。當然，這種判斷也許只是他住在棚戶區的錯覺吧。在濤濤看來，這臺冰箱，可比他記憶中所有的冷氣機的製冷效果都要強勁。他不禁有些得意自己當時明智的決策。他挪移了床的位置，使得他睡覺的時候可以更加靠近打開的冰箱門。

源源不斷冒出來的水氣好像大舞臺上的煙幕彌散而起，冰箱裡黃黃的燈一照，仙境便滾滾而來。濤濤不在乎冰箱裡的光線和那有規律的噪聲，他單覺得很安全，也很放心。如此，濤濤每天都要對著這臺打開了門的冰箱才能睡得著覺了。雖然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他會覺得腳麻麻的，關節也有些涼，但濤濤心裡是樂意的。

隔天吃飯的時候他和工友們說起，胡明帶著頭嘲笑濤濤，說他「憨居」，從沒聽說過這樣的事情。濤濤可不服氣了，他幾乎是在為自己的好朋友辯護那樣說道：「這有什麼奇怪，你們不也是每天晚上都得抱著手機才能睡覺，為什麼卻來嘲笑我。」工友們覺得他從來沒這麼理直氣壯過，覺得很新鮮。但是卻也沒什麼話反駁他，也便不再多說了。胡明顛著自己的手機，照例給大家傳看著年輕女孩子的照片。

然而濤濤理直氣壯也不過是一時的事情，月底收到電費帳單的他，幾乎都傻了眼。九百塊，真是肉疼，都能買三噸水泥了。他想到自己一夜一夜地開著冰箱門，挨了宰也實在是活該，也沒處訴冤枉。他坐在床沿上，大腿都拍疼了，又是懊惱又是著急。怎麼辦呢？然而他實在是離不開冰箱的了，為了省錢，他只敢在睡前開冰箱了，而後半夜熱醒了的話，也可以再開一會。

然而這樣的花銷對他來說依然很大，因為他在網吧裡搜索了才知道，冰箱在開關那一會會耗電量最大的。工友們一聽說他愁電費的事，胡明又帶頭罵他「憨居」，說哪還見過棚戶區的人自己正經交電費的，從來線都是亂拉的。胡明說：「我認識華強北那邊一個熟電工的，懂得在電錶上做手腳，反正這樣一接那樣一接，電錶就不怎麼走了。是我老鄉，我問問他看。」胡明一副包在我身上的樣子撥弄著手機，一眾學徒帶著欽佩的眼神，看著他翹著二郎腿在電話裡沒兩句就和對面敲定了這件事。濤濤想，真像武打書裡面俠客相交，不過一兩句言語的功夫。

這個懂接線的叫喜哥，給朋友接線也不收錢，只收兩包雙喜，硬殼最常見的那種，所以大家都樂意喊他喜哥。濤濤原沒見過他，約好的那天，他下了樓在門口張望，見對過小賣部前面站著一個叼著煙，背著工具箱的年輕人，年紀也只比濤濤稍大一些，滿臉的不在乎。濤濤有些戰戰兢兢地走過去：「喜哥？」那人也不看他，喉頭嗯了一聲，指著門洞，面無表情地說：「就是這個單元，502？」濤濤說是，喜哥就顛了下工具箱的肩帶，也不理濤濤，徑直

往門洞走去。在黑暗中，他站在一張長凳上去夠高處的電錶箱，脖子和肩頭夾著一隻大手電，打開電箱，白白的光圈像在牆上畫了個月亮，照在密密匝匝的電線叢林中。喜哥面無表情，不慌不忙，像電視裡那些雙面繡的民間藝人，蝴蝶穿花，這裡一穿那裡一接，幾下裡一鼓搗，「好了」，喜哥說道。濤濤真是滿心歡喜，多日緊繃的弦終於鬆下來了。

濤濤連忙從塑料袋裡拿出兩包雙喜遞給了喜哥，喜哥也不言語就接了過來，塞在褲兜裡。「喜哥，你也上樓坐會吧，抽抽煙吹吹冷氣。」濤濤流露出少有的熱情，而喜哥也只是喉頭嗯了一聲，一邊跟著濤濤上樓，一邊掏出火機點燃了已經叼在嘴上的雙喜煙。濤濤像打開百寶箱那樣打開了冰箱門，喜哥一見那架勢就樂了，說：「你還挺有創意。」

二人往床上一坐，吹起空調來。喜哥遞給濤濤一支煙，濤濤忙說：「不會」，「抽一支。」濤濤才小心翼翼地接過來。「開冰箱吹冷氣，難怪電錶也走得快。」喜哥帶著一種寬容的語氣說道。兩人就這樣眯著眼睛坐在床上抽煙，午後的陽光照不進的小房間裡，黃光燈泡四周煙煙裊裊，濤濤在吞雲吐霧中，想起過去在老家祭祖的景象，也是這樣黃黃的燭色，染在熏得油黑的泥牆上，斑駁地跳動。老人們安排小男孩手折的錫箔元寶，齊齊一摞放在用粉筆畫好的大圈裡，火機一點，元寶就明明滅滅地燃起來，燒得快的時候火焰有兩個手掌那麼高，凡有些燒不透的時候，就會有陣煙騰起，既迷眼睛，又嗆喉嚨。濤濤這才想起，清明早過了。

喜哥抽著抽著就說：「你這舊冰箱早停產了，牌子都倒閉了。這款式，大概得是小二十年前生產的。一般用個十年也得壞了，真是奇了怪了。」說著他就站起身來，關了冰箱，拆

了後蓋，鼓搗了好半天。末了，他說：「我這樣弄一弄，你這冰箱估計能多活好一陣。」

之後，濤濤愈加感激喜哥，因為冰箱不僅運轉安然，製冷效果似乎還更好些了。夏天最熱的時候即將到來，濤濤邊吹冰箱邊躺在空調席上，覺得自己好像躺在《神雕俠侶》裡面的寒冰玉床上。楊過在寒冰玉床上練功，一年抵十年，濤濤覺得自己這樣睡著，也一定能早早賺夠錢回家。

由於電錶幾乎就不怎麼走，濤濤愈加撒了歡地開冰箱，有時休假的時候他就開一天一夜，他也就在床上躺一天一夜，他沒有電腦也沒有 iPhone，但他覺得這樣就特別幸福。

一個月也不知道是兩個月過去了，濤濤覺得冰箱製冷效果突然就大不如前了，再過幾日，甚至都感覺不到冷氣了。他記得自家電視機不好的時候常常在背後拍兩下就會好，於是他也就對著冰箱背後狠命拍了幾下，結果還是枉然。

他請了喜哥來修，喜哥看過之後說，「你可能還是用得大太狠了，面板完全燒壞了，根本修不了了。現在只是一個架子了。」這幾乎是蓋棺定論了。

濤濤託了很多老鄉詢問，看看有沒有人家有不用「飛天」牌冰箱，或者竟只是冰箱線板都可以。然而長久都杳無音訊。濤濤每日回到出租屋，便像一袋米那樣躺倒在席子上，望著天花板，發著楞。正是深圳的雨季，雨點打在外面玻璃瓦上的聲響，混著鐵鏽的氣味，鑽進房裡來，幾乎讓人喘不過氣。天花板上緩緩綻開花瓣一樣的霉斑，如秋日枯荷，隨著雨聲微微擺動。

濤濤快要放棄希望的時候，有個老鄉說城西的那個棚戶區有個工友要轉讓老冰箱，說可以去看看。濤濤將信將疑，也不抱太多希望，便請老鄉輾轉問了那人電話。那人叫阿星，老鄉說道。是夜，濤濤在家門口的小賣部撥了那個電話，電話那端卻傳來一個冷漠的女人聲音，你撥打的用戶已欠費停機。濤濤掛了電話，有些氣惱。晚上他躺在床上，始終有個疙瘩在心头，心中的那台飛天牌冰箱，直挺挺的立在十幾公里以西的某個地方，不近也不遠，好像唾手可得一樣等待著他。濤濤自然知道不能抱什麼希望，不過他想，也許去看一看會安心些。於是，他擇了個週六，打聽了那人住處，便直接坐車去了城西。倒了好幾班公交，下了車，只見塵土飛揚中，他恍惚覺得坐回了出發點，定了定神才發覺不過是又一個城中村罷了。

濤濤按著一個十分複雜的地址，在這樣叢林般的舊住宅樓中，數著那些已經斑駁了的樓牌號。也不知花了多久，濤濤找到了阿星的住處，而此時他全身已經汗津津的，衣服攪一攪，是能出水的。

敲了木門，出來一個又矮又壯的年輕人，一臉不耐，大大的眼睛上下打量他。你找誰？

濤濤說，我找阿星，是來看冰箱的。

阿星鬆弛了臉，招呼他進屋，你問我名字我就放心了，就怕不說話直接動手的。他自己兀自笑起來。

濤濤一進門，一陣冷風就直灌進脖頸，渾身的汗都立了起來。牆上空調嗡嗡的聲音提醒濤濤，這並不是一個冷庫。濤濤也不曾想到一個房間可以這樣凌亂，宛如走進了一個垃圾場，

地上用過的一次性餐盒，啤酒瓶橫七豎八地倒在各色的塑料袋之間，電筆、鉗子還有其他的一些五金用具推在一個盒子里，疊在一台二十一寸的舊電視上。阿星高高束起的蚊帳像婚紗的裙擺那樣拖了一地。而冰箱，就靜靜地立在角落里，顯得簇新。

不是飛天牌的，是航天牌的。濤濤歎了口氣。

不是一個牌子，也可以用吧，要不我再便宜一點轉給你。阿星說，其實這個冰箱挺好的，但我不能一邊開著冰箱還開著冷氣，會跳閘。

濤濤看著這間屋子，與自己的也並無不同，只不過阿星還有個破破的空調，製冷效果驚人。他看著地上擺滿了打包好的餐盒，算是在空調房裡保鮮，如此一來，似乎確實沒有冰箱存在的必要了。濤濤突然想起老鄉說，那是個在酒店廚房裡打下手的工友要轉讓冰箱。

濤濤心裡想了再三，他知道自己還是想找一臺飛天牌冰箱。

他和阿星匆匆告了別，阿星盤腿坐在床邊吹冷氣邊吃盒飯，稍稍點了點頭，也沒口來應他。濤濤想，他也許和自己一樣，也想著要回家蓋房子吧。

## 作者介紹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江蘇常州人。曾獲得香港青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有志于成為一名滯銷書作家。

## 得獎感言

首先想說的當然是感謝！能獲得如此的嘉獎與鼓勵，實在是未期的幸福。小說寫在香港某個極熱的午後。開著老舊冷氣機的我，感受不到絲毫涼意，不免抱怨了幾句。然而轉念又一想，那些沒有冷氣吹的人，又得怎樣過呢？於是，就有了這篇小說。或許有些出於自以為是的同情心，我卻始終記得那時準備寫點什麼的期許。希望自己別忘記。

## 造 口

黃正中

貳獎

阿明與妻子走出捷運站後，行色匆匆地通過路人如織的紅綠燈街口，來到醫院接駁車處時，等待的人龍已排過四個店面。

「乾脆坐撿客一人二十元的計程車吧。」阿明向妻子建議。

於是二人又折返回方才有計程車待停的路口，有一輛似乎尚未載滿客人的計程車剛好駛離。阿明耳裡雖聽到一兩句妻子抱怨的言語，但無意辯駁，就又兀自回到接駁車站牌接續了人龍的長度。妻急忙快步跟上。

「只要再多等一班就坐得到了。」阿明安慰著妻。

「真的要再多等一班了。」妻也這麼說。

醫院的小型巴士不久後抵達。當他們聽到巴士司機下車點數人頭嘴裡念著「不要急，不要急，通通吃得到」時，他們才安心地上了車。背後街路陽光燦亮，車水馬龍旁陰暗的騎樓下依然是與方才一樣長度的隊伍。

四個多月前阿明的大哥在電話裡跟他說，母親因為自己發現右腹部內有一顆大腫瘤而住院時，阿明任教的學校還有一個多月才放暑假。心裡如熱鍋上螞蟻的阿明，每日恨不得能長

翅膀馬上飛到母親身旁。兩星期後，終於看到正在接受首次化學治療前各種身體檢查的母親。心情驚恐的她，躺在病床上以左手臂橫遮著眼睛，對伸出手觸摸母親額頭的阿明未做出任何回應。

「怎麼知道會長這種東西？」老人聲調急促又慌張，充滿對老天爺如此愛惡作劇的怨懟。

「媽，妳要勇敢一點！」長年遠住東部久未陪伴母親身側的這個二兒子阿明，除了自責與愧疚之外，只能壓抑住眼眶裡的潮水，設法不讓淚滴濺落在淺綠色的床單上，深怕因此又刺激老人家的情緒。

接駁車上出奇的安靜，彷彿大家說好了不能打擾某種莊嚴儀式的進行。

阿明與妻再度走入母親病床所在的雙人房時，靠近入口的另一床位四周高高的隔簾是合攏拉上的，但隱約能勾勒看出裡邊躺著一位棕色短髮的中年女性。

兩次化療後又間隔近一個月已稍長出淺短白色頭髮的老人，似乎正在睡覺。她不知為何兩排假牙此時只戴著下排，讓她下頷突出上唇縮陷，眉頭深鎖的表情看起來更加顯得不甘心。

而大哥雇用全日照料的中國籍看護，因疲累也趴在大片玻璃窗下不寬的平台上盹憩。玻璃窗外青翠的山巒綿陳，藍天白雲映照出一幅如大型月曆相片的景象，與窗內肅寂的氛圍十分扞格不入。阿明與妻猶豫著是否該叫醒母親。他們二人此趟再次心急地利用週休二日北上

來探望，就是因為母親多日無法排便，昨夜緊急手術於右下腹部開刀做了一處結腸造口。

兩人唏噓的碎語還是讓老人聽到了。

「你們來了？」老人家勉強睜開雙眼。

「媽，你有沒有好一些？」阿明趕緊湊前問。

「唉……，開這個孔很痛啊！」

「那個袋子你媽媽還不習慣。」看護身體晃震了一下驚醒。

阿明與妻快速向看護點頭示意問好後，看護馬上起立，然後掀開老人的被褥，露出片斷結腸外翻充血鮮紅色的造口袋，阿明與妻起初以為那是吸飽血液的棉花團。

在一陣沈默間隔後，正當阿明好似想起要對母親說些什麼時，隔壁床女人的先生從房外走了進來。那男人留著油亮的平頭但前額已禿，雙眼皮大目珠上有像兩隻黑色毛蟲拱著背的濃眉。

「那是你媽媽嗎？年紀這麼大了還要開刀，真辛苦啊！」女人的先生笑臉迎人地說。

阿明趁那男人拉開簾幕靠近他妻子身邊時，看到那女人臉上的表情正和她的臉色一般，是像隔夜茶又再加水沖淡那樣毫無氣味的感覺。

阿明因注視那陌生女子太久，自身感到靦腆，而突然回神將渙散的眼光投注在母親臉上時，心裡覺得這個老人好可憐。他想起母親重振驚嚇心情勇敢面對第一次化療的過程，就像

一場慘烈的戰役。親自首次全日與妻照顧母親的那一夜，阿明目睹母親整晚戴著破損殘敗的身心裝備，獨自面對化學藥劑於衰弱的體內，不管是癌細胞或好細胞皆趕盡殺絕的痛苦。那時老人家體溫忽冷忽熱，身上的被毯一下子要包裹得緊實，一下子又要全部拿掉。補充供應氧氣與抗過敏藥物的鼻吸管，因全身的不適與焦躁，位置放妥了又馬上移位。這一切重覆一再要求得做好的動作，老人以急促的喉嚨喘氣撕裂音來下達作戰命令。護士解釋說因為藥物也侵蝕了肺部的黏膜組織，然而真正令老人節節敗退的主因，是千瘡百孔潰破的舌頭。不要說正常進食，即使是喝水都會因不慎觸及爛瘡而疼痛不已。老人家心裡不勝其擾的煩躁是可想而知的。那一夜阿明與妻就約莫每十分鐘被叫醒一次那樣輪番地躺下又被喚醒。

「跟你媽媽說要堅強一點，我一位同事的爸爸八十一歲了，也是得到大腸癌，他治療完後天天去散步運動，現在八十六了還活得好好的。」隔壁女人的先生忽然從簾幕後站出來，對著阿明與妻這樣說。

阿明覺得這個男子還真有愛心，也很親切。兩邊的處境其實差不多，但他還會安慰別人。

此時床上的老人告訴看護說她想洗澡，阿明向男人道謝後就退回玻璃窗邊，讓出空間給看護拉好布簾，與到衛浴間準備洗澡水。因考量老人的體力無法移動身子，最後還是說服老人家在床上擦澡就好。阿明看與他站立在簾外的妻也同樣不知該做什麼才好，心想都大老遠地搭火車來了，總要尋找機會讓這個媳婦也盡一些心力。

「妳要不要也進去幫忙一下？」阿明輕聲地問妻。妻馬上領會他的意思，趕緊也鑽入簾幕內。

站立在燦亮大玻璃窗旁的阿明，一會兒望向十一層樓底下如細蟻爬動的人車，不時又回頭看看房裡遮簾因其內的人的動作，而斷續引起的飄盪。阿明想像看護和妻子的雙手，此時拿著溫熱的濕毛巾在母親早已失去彈性而乾癟的皮肉上來回擦拭。她們還必須扶起老人坐直與側臥，這樣才能擦到老人的背後和下處。阿明不禁又回憶母親經過第一次化療休養暫時恢復精神與體力後，仍然帶著忐忑的心情必需面對第二次注射。那一夜正好也是阿明利用暑假期間照顧的日子，他還記得當晚母親雖然心理緊繃，但由於注射的藥量較之前減少很多，所以未如預期地嚴重而睡得非常安穩。倒是阿明因前次疲憊的經驗，因為擔心老人家會否再次出現同樣激烈的反應，反而恍恍惚惚難以成眠。第二日老人的氣色看起來好似康復至發病前的正常狀態，家人為此也特別感到開心。阿明還記得母親於出院前在病房內，身上也拿掉了所有的針管，一派輕鬆、神清氣爽的模样。臉色紅潤的老人面對家人的鼓勵，也高舉左手稚氣地說：「加油！」。

隔壁病床忽然傳出手機喇叭擴音的聲響。阿明轉身發現，那女人的先生不知何時已離開病房。

他的目光再次落在母親剛梳洗完暫時得以放鬆平躺的身軀上，想像老天爺對待這老人像是在試嚐一種陌生的食物。先是懷疑地小口咬下，不知是因其味不佳或已飽食又將其任意丟棄；後來又因把玩或覺得可惜再將她拾起，更用力啃嚙一大口後，是否感覺其味實在難當，遂狠狠地最後摔捨。於是老人只能嘆息說：「沒效啦！還不知道呢！不用常常回來，這樣跑來跑去很麻煩啊！」

「該清洗一下袋子了。」看護忽然說，又掀開老人的被褥，露出塑膠袋內那一大塊鮮紅色的肉團。

隔壁深深隱密的布幕後傳出那女人以擴音方式的手機對話，阿明與妻站在床緣看著看護進行的動作。

「你哥哥說這個話能聽嗎？這是一個正常人會說出來的話嗎？」棕髮女人開始述說。

看護先將一具男性用的集尿罐，和一大瓶清水放在老人右側，老人閉合雙眼一副任人擺佈的模樣，胸口開始明顯地緩慢起伏。

「他說要和我離婚，現在我的癌細胞也擴散了，他這麼說不就是要遺棄我嗎？」女人接著說。

看護將造口袋前端的乳白色橡皮長夾解開，拿起集尿罐對準造口袋前端預備盛接，袋口流出稀軟深咖啡色的糞水。

「他還說要辦留職停薪照顧我，他現在的工作也涼涼的，我現在正是花錢的時候，我的

保險也不多，到時候我們吃什麼？」女人又說，手機擴音的聲量逐漸加大。

看護將清水倒入少許在袋內，用手封住袋口向上折曲搖晃了幾次之後，又將稍微褪色的黑水注入集尿罐內。

「你哥哥說什麼我那兩個女兒不孝，她們那裡不孝？我開刀住院她們不是有空就會過來看我嗎？」

看護第二次、第三次，將清水反覆倒進造口袋內，依然動作閑熟地來回輕輕搖晃若干次後傾入集尿罐內，每一遍流出來的糞水就更淡了一些，但阿明的鼻子感覺那個惡臭味還是那麼濃烈，事實上他並未聞到什麼氣味。他轉臉看了一眼妻子，頭部向著隔壁病床的方向擺了兩下，妻子也對他聳了一聳肩頭，做出不明所以的表情。

「醫生交待我現在傷口正在癒合，不能激動。你哥哥每次來就是跟我講這些有的沒有的，我也只能聽聽而已，他是不是存心想氣死我啊？」

阿明聽出，那女人的音調確實極力地想保持平穩。看護倒完清水後，塑膠造口袋內的肉團看起來依舊慘澹。她最後將乳白色橡皮長夾套入袋口夾緊，結束了一次人工肛門的清理動作。當她將所有器具清洗完，坐回原本在大玻璃窗旁的座位時，臉上木然的表情彷彿沒發生過什麼事。

接近中午病房送餐時間，阿明與妻子看母親因經過一番整頓覺得舒服而熟睡多時，便向

妻說他先下去到一樓醫院正門入口旁的「生活廣場」用餐，待會兒再輪她吃飯。阿明到醫院也曾多次在此用膳，這裡餐廳的格局其實和外面大型的百貨購物中心美食街沒有兩樣。攤位商家環狀羅列外側，中間大部份空間擺設阡陌縱橫的桌椅，燈光明亮，人影憧憧，呼喚與交談的聲音此起彼落，食物的香味四處飄散。販賣美食的招牌有斗大醒目的字體與顏色，方便食客輕鬆地引頸迴望一週，就能很快拿定主意。有北方口味著名的餐館點心，訴求養生觀念的高價位素食自助餐，講究快速便利的美式漢堡店，和幾乎將各地代表特色集中於一處的平價小吃舖。每個人皆守衛著眼前一方小小的桌面，滿足地張開嘴巴大快朵頤，讓人置身其內，彷彿忘記頭頂高聳的樓層內，不計其數的病人正在與死神搏鬥。而阿明也喜於有機會就到這裡來呼吸一下正常的空氣，唯有此地才能讓他暫時放鬆。

正當他還是猶豫不知該選擇那一種午餐時，就在人聲鼎沸、萬頭攢動的來往穿梭裡，阿明遠遠看到隔壁病床女人的丈夫也正浮沉漂泊其間。同樣前額已禿的油亮平頭，佈滿皺紋的雙眼上依然是那兩隻黑色大毛蟲。但阿明此刻卻看到了這個男子的另一種表情，因為兩隻黑色大毛蟲似乎急於想向對方靠攏，使得男人的神色顯得異常憂鬱。因此阿明也只敢透過起伏的人海遠遠偷睨，並未向前打招呼。

阿明稍後終於買到了一盤自助素食餐，當他張口正要進食時忽然停頓了一下。他懷疑那男子若聽聞到自己的妻子以手機擴音的方式，在有外人的病房內談論與他有關的事，心裡不知做何感想。

又回到母親的身邊時，老人微開著眼睛與嘴巴，一動也不動的表情不知是清醒還是仍在休息。妻於一旁看著報紙。起先可能因為看得過於入神並未發現阿明已走近，阿明錯覺妻看起來像是一尊剛完成的雕像。而看護則和一開始進來時一樣，又趕緊趁機伏臥在大玻璃窗下的淺檯上瞌睡，一旁小桌上擺放著她剛吃完包裹著大型紙碗和免洗筷的塑膠袋，仔細嗅聞應是方才經過大饅飽攤位的口味；而另一幾乎佔滿整個桌面的食盤，就是老人不想吃的醫院配膳。

「你們回去吧。」老人開口時眼睛睜大了些，但仍是向上直視著天花板。

「不必常常這樣跑來跑去，太累了，回去吧。」阿明急忙驅前握住了母親的左手，床旁兩尊雕像此時一尊迅速闖上報紙，一尊輕微地挪動了一下雙腿。

「媽，不趕啦，回去的火車還有三個多小時。」阿明將另一隻手也放在母親的額上，覺得老人的眼神和天花板的漆色一般迷茫。

「等一下我隨便喝個什麼，就又要睡覺了。沒事啦，回去吧。」老人將自己的左手從阿明的緊握裡慢慢抽了出來，覆蓋在被褥有造口方袋的位置上，左膝也跟著微微彎曲抬高，身體接著吃力地側傾了一些。這個舉動讓阿明感到有些疑惑，不知老人是想保護什麼，還是急於想要推掉。老人雙唇與眼睛糾結得更緊，似乎表示不想再說話。

「不想吃點東西？喝些什麼啊？」倒是看護聽見老人正在勸令兒子媳婦可以離開時，突然冷不防地抬頭清醒了起來。

雖然不知所措，但仍又再稍作停留陪伴老人片刻之後，阿明與妻子向母親與看護道再見。當他們走出門口時，阿明清楚地看見，隔壁病床的女人正蜷縮在被褥裡，拿著手機，面無表情地做著撥號的按壓動作。

## 作者介紹

1961年12月生，萬華人。東海大學生物學研究所畢業，目前任教於台東縣海端國民中學。台灣詩學吹鼓吹詩論壇同仁，詩作曾入選中國〈大詩歌·散文詩〉，〈中國散文詩人〉，〈長江詩歌〉詩展，北島詩人《Today·今天》文學網站，日本〈世界俳句〉；曾得文創獎新詩首獎，後山文學獎新詩暨散文佳作。2014年底出版個人首部詩集《忘志列車》。

## 得獎感言

在一次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一位致詞的貴賓說得很有道理：「我特別要向沒有得獎的人打氣，鼓勵，因為寫作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只在於得獎，而是看誰寫得久，走得遠，真正在享受寫作的樂趣。」以此與大家共勉。謝謝林語堂故居，謝謝評審老師。

# 鳥

陳昱良

參獎

26

一

前陣子，他開始整理陽臺時，我就有所警覺了，可沒想到，事情竟進展得如此之快——一個鳥籠就這樣搬進我家陽臺，他完全沒有打算知會我一聲的意思。

二

坐在客廳沙發，我看著他展臂取下掛鉤上的深綠色抹布，在陽臺擦抹那一條號稱防水性極好、永不生鏽的不鏽鋼條，接著彎下腰，打開腳邊的檜木小櫃，一把金色三圓環的小巧鑰匙閃亮登場，像一角黃水晶鑲在掌心，金光閃耀。

忽地，一道日光溜過他的身側，投射過來——那把鑰匙俐落翻轉，帶著警示那般，往客廳方向射出細小且扎眼的光，要我不得直視。

他終於打算離開陽臺。一跨出落地窗，便翻掀上衣，扭身脫掉那件透著汗濕的衣衫。

「外面好熱！」他說。

那件淡藍色衣料左下區塊轉成半透明，細密暗藍線條變得柔軟，在他手中擠掐凹折，像條抹布垂掛在沙發扶手邊緣，隨時就要滑落下來。

「你還知道要進來——」我瞥了他一眼。

他沒看見那件衣服的抵抗模樣，在櫥櫃前挑選水杯。我持續盯著那件上衣，心想，稍早附著於他肌膚表層的汗液與氣味肯定和衣服產生什麼反應——那件上衣的色調不是我幾天前的記憶，而是更為淺淡的藍；我不禁憂慮，倘若今晚他不打算親手搓洗，而是直接把那件衣服丟進洗衣機，底色定會因此轉為暗藍、與線條相溶成色，變成一件單色的衣衫。

我持續盯著，直覺告訴我，那件衣服，還藏有其他線索。

然而，愈是這般努力思忖，腦中畫面便愈確切可疑、愈呼之欲出，彷彿就要在眼前立體呈現出來了，逼得我只得停止這般想像，停止以這種方式質疑真正的現實狀態。

他裸著上半身倒水，作賊心虛似的捎來一眼，彎過身體，蜷伏到沙發上。喝水過程，我原想開口說些什麼，卻害怕聲音出來驚動他，而沒有開口，一直安靜著。

萬萬沒想到，情況變得更糟。一個失手，開水從他嘴角溢出一大口，弄濕整隻右手臂，一滴較為飽滿的水珠躲過他掌面的擦抹，沿著手肘內側的凹陷滑過，墜落下來，滴在淡綠色沙發上，暈染出兩三點霉斑狀的細小水漬。

「你為什麼每次弄完都不先去洗澡？」我瞪視著他。

他竊笑，脖頸的角度往後偏轉，鬢角裡的汗液不敵這刁鑽角度，滑過側頸，形成一道透明的水痕，往背部延伸而去。

「還早啦。」他擺擺手。

「可是你躺在沙發，你全身是汗。」

他瞄了我一眼，不情不願地起過身：「你哦……」，腳步倒是老老實實地，走進了浴室。

門鈴響。

每次他在浴室總有人來按門鈴。真討厭。

打開門。是林阿姨。又是林阿姨。一如往常的尷尬笑容，吱嗚半响：那個……爸爸不在  
哦？

「不在。」

「咦？」

「有什麼事嗎？」沒看她，掌心用力地握住門把，愈發使勁。

「也沒什麼啦。」她遞來一個紙袋，我瞥了一眼，才從半開的門縫伸手出去接。

「幫阿姨拿給爸爸。」  
一個紙袋。

打開，裡面是一張白紙，一個印著鳥類圖騰的方形紙盒，一件折得齊整的藍色汗衫。抽起白紙，上頭幾行文字各自標註時間，沒細看，胡亂塞了回去，紙張受到擠壓產生四五道斜長折痕。思索著，沒打算讓紙張恢復，心裡明白沒有時間抽出衣服了，他就要從浴室出來，手指擰緊，把白紙再往下壓，壓出更為確切的深刻痕跡。

浴室門開，熱氣團挾帶充沛水氣從我眼前經過，白色浴巾裹住腰部，下擺拼接兩條濕成一片的絨毛小腿，像兩塊浮木長出質地細緻的黑色水草。目光從浴巾邊側縫隙鑽進去，大腿肌群的幽微軸線一前一後，左右挪擺，形成一幅迷人的動態剪影——好像有什麼更為精彩的劇情就要上演，卻只是規律擺動，擺動，房門開，影像消失。

走到門邊，我聽見女主播的聲音傳了出來，高傲語調好像正指揮著屋子裡的一切，條理分明，不容許任何人插嘴似的。握緊門把，手腕使勁一扭，我一把將門徹底地推開——只見他躺臥床鋪，兩個被擠壓得猙獰的枕頭橫擺床頭，緊緊相擁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提供舒軟身體伺候著他。

「林阿姨有來。」我站在門邊說。

「哦？」他沒抬眼看我，眼神專注掌中書冊，封面是一隻不知什麼品種的鳥。

一股情緒湧上，我脫口：「你是想養鳥？」

「沒有啦。」他回過神，我同時把紙袋丟到床鋪上，他前俯身體，急著把裡面東西捉拿出來；往下俯瞰，我清楚看見他眉頭略微擴張，目光刻意收斂，眼角仍流露出迫不及待的神情。

隨即，他抬頭看我：「妳有跟阿姨說謝謝吧？」

我轉頭就走。

三

小的時候，我們去過一間傳統鳥店，當時隔著玻璃我看見一隻褐青色的鳥立在櫃臺旁的木條上，牠的性情看來溫和、沉靜，沒有一絲焦躁的姿態佇立著，好像不管發生什麼事，牠都不會離開，就是佇立在那兒。

「他為什麼沒被關在籠子裡？」我問。

「不知道耶。」父親說。

自動門開，四面八方噪動起來，雜亂鳴叫灌入耳朵，像恭迎我們到來似的歡慶鼓舞。父親直直往前走，鳥鳴漸漸疏落，好奇心作祟，我離開父親身邊，慢慢走向那隻立在木條上的鳥——牠的頭部是墨黑色，圓鼓腹部往上延伸一抹淡青色羽毛，色澤往翅翼漸濃開展，直挺端正彷彿一座雕像。

很精美的雕像。

備受呵護那般，牠從頭到腳都是乾淨的，眼瞳裡有潔亮的光，細細閃動著。我看見牠振了翅翼，藍黑色尾羽末端露出幾點白斑。為了看得更仔細，我往前走近了些，隱隱感覺牠飛離了木條，往前一大步，確實飛起來了，很短很短的距離，幾乎只有站在我的位置，才看得見。

牠持續振動翅翼，當我打算再往前跨出一步，一聲尖銳鳴叫連著鐵鍊匡啻匡啻往上拖曳，毛屑在蒼白光燈下四散開，肉眼不可見的情緒全飄落下來。倒抽一口氣，氣管隱隱搔癢；腳步後退，退了好幾步才站定下來；鳥兒被迫回到木條上，可那強烈的拉扯使牠沒能即刻站

妥，三兩個踉蹌，震晃，才回到原本位置。  
後來因為我的懼怕，父親並沒有養鳥。

#### 四

再度失眠，直到半夜三點我仍醒著。翻身，一個微弱的光點折入眼球，從他脇下的縫隙，穿透過來。我回過身，腰部索性提勁往上一抬，越過他的龐大身體，往門的方向瞥過一眼。是玄關的橘黃燈光。因房門未關妥，從另一側，折了進來。

也不知是稍早用力過猛，抑或光點的刺激，翻身後僅存的睡意盡失，我毅然決定下床。伸出食指，我抵住他左下鎖骨的凹坑，本打算推移他的肩臂撐開與棉被間緊密的網束，卻推不動，只得腰部再度使勁，抽出整個身體；這同時，我的視野隨之開闊起來，由上往下，我清清楚楚看見，他的整張臉——是完全入睡的狀態。

掀開棉被，他的身體同時往後倒臥過去，床鋪底層發出低沉悶響，彷彿與整個房間發生共鳴；我趕緊從床沿滑下，往門口大步跨去，將要經過冷氣吹風口時，大概心裡早有預備，雙手俐落交叉握住手臂，低下頭，打算如此挨過去。未料，呼吸沒配合著，狠狠吸入一大口迎面來的冰冷空氣，身體不住內縮，幾近恢復稍早的蜷曲姿勢，內心不禁掀起了那個念頭——什麼都不要管了。

好想什麼都不要管了。

但我終究，走到了門口。

並且打開門，走了出去。

從小怕黑，走出房間我總習慣按下廊道燈鈕，而這一刻，右手就這麼伸了出去——鈕鍵平滑表面壓陷指頭，指甲前端滑過邊緣——由於四周太過安靜，我竟隱約聽見，那一聲極其輕細的聲音，在聽覺的極限。

觸感冷硬的方型鈕鍵啪地一聲往後躺，鼓起下半身。

廊道燈源並沒有即刻亮起。我獨自待在黑暗當中，指頭末梢的感受益發清楚起來——指腹隱隱脹熱發燙，我卻只能如此待著，等待稍早的選擇能夠因此改變整個屋子的狀態。

突然，燈盞亮起，天花板灑下大量刺眼光芒，低撇過頭，我赫然發現——稍早，我非但沒有將房門關上，還完完全全地拉了開，一道與門沿等寬的密實光束直直射進房間，慌亂之中，我仍然沒有伸手把門房關妥，而是再度伸出手指，將鈕鍵扳上。

瞬即恢復黑暗狀態。

這一刻，我不由地害怕起來。

父親，會不會因此醒了過來？

然而如若父親醒了過來，為什麼沒有開口詢問自己：為什麼，站在門外？

沒再開燈，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黑暗中待了多長的時間才鼓起勇氣，走到客廳，把臉湊近落地窗，眯眼看出去——那一個鳥籠懸盪在半空，底部小門正好對著視線，螺旋扣住一個

方正突起的鐵鎖，中央有穴口般的孔洞，肉眼不可探進的細小凹槽，與那把早上才要過小手、心機頗深的狡猾鑰匙完全契合的所在。

## 五

輔導課提早放學那天，我將鑰匙插入門孔，手腕扭轉過去時便覺不對勁，孔洞沒有傳遞出平日那股扯動心口的痛快，聲響也不脆亮。手掌貼住門面一推，身體向前，頭部與身體卻踉地接連撞上門板——門只開出一道窄小縫隙，門沿被一條小型橢圓鐵環相扣而成的鏈條繫著，就這麼鏈住，如何使力也無法推開這扇門。

那時我從門縫看見她，林阿姨，坐在我家沙發。

她小跑步過來，替我拿掉鏈條，拉開了門，彷彿她才是屋子的主人。

三兩下放下書包，我打算直接走進房間，但這時，他卻從裡頭走了出來，擋在門口，盯視著我，沒預期我會提早回家的表情嚴肅起來：妳看到阿姨都不會打招呼嗎？

別開臉。

「沒禮貌，平常怎麼教妳的——」他狠狠瞪了我一眼。

那一刻，我的臉頰溫熱，眼窩竟濕潤了起來，彎下腰，我穿過他胳膊與門沿架成的窄小洞口，鑽進房間。

隔著一堵牆，我試圖聽見他們的對話——卻什麼也沒聽見。

好安靜。揣著衣服走出房間時，已經人去樓空，只見他從陽臺走了出來，手裡拎著一條裹滿泥土灰垢的濕黏抹布，已經看不出原本顏色，一個手勢，直接拋進垃圾桶。

「你為什麼下班都不先洗澡？」我追問：「而且你不是躺了沙發？」

「沒有啦——」他跨進陽臺，把落地窗關上。

「你明明躺了……」小小聲，我的目光凝視沙發凹陷，彷彿期待沙發能夠單靠自己疲乏的彈性，回復原形。

轉進浴室。嘩啦嘩啦，洗淨身體，擦乾，白色毛巾包覆頭髮，水珠滴落於肩，細微的搔癢感往後頸爬去。

他裸著上身躺在沙發上，在稍早的位置上睡著，手裡兜著剛褪下的藍色汗衫。我俯身，雙腿沿著沙發椅底座的弧度調整坐姿，那件藍色汗衫隱隱透出汗漬，彷彿就要露出馬腳，我挪擺身體，視線緩緩靠近，想看出什麼端倪。

門鈴乍響——

又是她。在門上貓眼裡。

顧不得一團濕髮被毛巾包裹的滑稽模樣，我轉開鎖鈕，奮力地一把將門拉開，口中那句「妳到底要幹嘛？」正要吐出來，卻發現，她，並不在稍早貓眼裡的方位，而是半身彎下，彷彿一張被狠狠凹折過的紙，立在一個黑色超大型行李箱後面。

看見這幕，我不禁感到錯愕——究竟，她要去多遠的地方，需要一次帶走那麼多這麼多

的行李？

看著她，手指沿著邊角拉鍊拉出開口，從裡頭抽出一個白色透明塑膠袋，窸窣窸窣，好似裡頭裝著什麼活物。

她抬起頭來，我趕緊將視線從行李箱上移開，這才發現，行李箱後面還有，還有一個灰黑布巾掩蓋、小丘般的弧形物件。

「哦，璨琪啊，叫爸爸過來。」

那東西看來像是我小時候最愛揹的立體大書包，很多小袋子，可以裝入各種小物。每每揹上，就覺得自己是隻蝸牛，把一個完整的家，扛在背上。

「妳要幹嘛？」我看著她，她的臉頰竟泛起蜜蘋果般的色澤，皺縮著眉眼，彷彿有什麼難以啟齒的話說不出口。

這時，一聲清亮且脆質的聲響，似高音陶笛吹出的短促音階，一高一低，相連成聲。什麼都懂了。

一把將門關上。

蹦！

「璨琪！」

我轉過身，望見他，在沙發上醒了過來。

邁開步伐，他同時起身，打算往門口走來。與他錯身，我進入客廳，插上吹風機，轟隆

轟隆，奇大無比的巨聲噪音淹沒自己，心裡著實害怕，好怕再次聽見那幾近刮傷耳膜的聲頻。「妳很怕哦？」他嘲笑地說，左手挽著白色塑膠袋，另隻手拎著灰黑布巾掩蓋的鳥籠，走進客廳。

關閉吹風機。

「你到不知不知道那個對身體很不好啊！」我忽地大聲喊嚷。

他走進陽臺，原本一臉漫不在意，好似聽見了聲音，轉了出來。步步逼近，我腦中再度閃現那日他眼神裡的氣憤，反射性的，臀部往後推擠，彷彿要把自己的身體塞進沙發縫隙，臉上甚至流露驚恐表情——他停下了腳步，從抽屜抽出一條酒紅色抹布：我穩定情緒，故作鎮靜繼續說：「我們老師說鳥的身上有病毒、寄生蟲什麼的，連這個也不知道！」

「唉叻，別怕啦！」接著他跨出落地窗，在陽臺裡喊出聲音：「有我們保護妳啊——」

## 六

這晚，向來少夢的我作了一個輪廓清晰的夢。我們在別人的屋子裡，他側對著我，坐在一個傢俱擺放規矩的客廳；我從對面房間的視角看去，能夠清楚看見他的動作、表情，但也因為這個角度，我只能看見他，無法看見整個客廳的格局。

他又開始呼呼大睡了，在我的夢裡睡得更沉、更肆無忌憚。

我望見那臺電視機側邊微幅鼓起的灰亮螢幕上，有一抹反光，像一層厚厚的水氣凝結，

清楚映現出，另一端的畫面。

那是兩面寬敞落地窗相併，深褐色窗櫺固定著，幾絲日光斜斜灑進來，底部淡紅色菱形地磚往外鋪展一小方天地。

視線再往後探，最外邊是一堵米白色圍牆，扶手欄杆被擦抹得光亮——畫面如此清晰，我甚至隱約聽見了一個女人的說話聲音：「璉琪，該起床吃早餐囉！」

## 作者介紹

1993 年生，雙魚座，高雄人。

醫藥相關背景，喜歡音樂、電影、文學。

##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與所有曾經給予這篇作品意見的人。謝謝。

鳥

——  
陳昱良

參  
獎

## 輓聯高手

張英珉

佳作

其實我一直不知，高掛告別式兩旁牆面的輓聯到底意義為何，想要寫來表揚那人，已經躺在棺材裡看不見；來祭拜的人哭得滿臉淚水沒人在意。不過來祭拜的人怎麼想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每寫一字我就有零用錢，一筆一劃渲染於紙面時，我彷彿聽見數鈔票沙沙響，一張，兩張……

我阿公是毛筆字大師，當年三天兩頭都會有人來「求字」，可惜這些年變化許多，賀聯需求少，匾不流行，若有需求多是輓。從小，我就比家族中其他兄弟姐妹有耐性，阿公便將百千技法傳承於我，我從小提筆練字，阿公要我每日都先閉眼磨墨鍛鍊心境，不快不慢一百磨後，才可用筆尖入墨。

阿公常說，練字不可孤芳自賞，文人必要與社會相連，我每每在報紙上練習用楷用隸磨寫當日標題：立委賓館外遇尋芳被狗仔意外直擊、某某分屍命案五體不全棄屍荒野、日本五字>><女優來台馬場騎馬拍照，慌忙下馬意外走光。

新聞怵目驚心，腥羶色勾著我心搔癢，總覺得寫著寫著，好像心境愈寫愈亂。

後來，當我日漸進步，阿公增加藝文版面讓我細讀，阿公總說字如心，心需要文章來磨，但副刊字太多，一百字內容要用一千字裝飾，我總讀得頭昏眼花，最後只好趁阿公沒注意，把藝文版用社會版填滿：某某經理五鬼搬運蠶食鯨吞，某某槍擊要犯辣手摧花一絲不掛被逮……

我有一手好字，全都來自阿公身教，未料阿公初次中風後，雖馬上送醫，血栓溶解劑注射得宜，身體看似彷彿未病之前，但右卻有著後遺症，病床上的阿公第一次握筆寫字，看黑墨字跡破如荊棘，老人家突然兩眼淚水滴滴答答落入宣紙面，一顆顆淚珠無色渲染開來。

阿公手抖已拿不穩筆，留下金字招牌在外，只好叫我這門生在屋內琢磨阿公字跡，阿公拿出自己永字八法讓我模擬，點橫豎勾、仰橫撇斜撇捺，八法成字。而後，阿公看我筆跡日漸相似，滿意點頭，小心翼翼從衣櫃底拿出鐵盒，說道當年中部某企業家前來求字，無意間透露家中飼養印尼進口紅毛猩猩濕疹掉毛，獸醫吩咐需剃毛塗藥，阿公聽聞此事如獲至寶，便要求以猩毛代字金，當蒐集到猩猩毛時，阿公眼眶泛紅，知曉自己終攀到書法藝術創作高峰，成為今之古人。

原來，古人黃庭堅所寫：「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意謂為人處事需有利於社會。阿公以猩猩毛制大楷中楷小楷筆五隻，見阿公緩緩捲開竹捲，彷彿寶劍配大俠，但這稀世毛筆年代久遠筆桿脫色掉皮，慘澹如深宮怨婦，但阿公激動交付我手上。「此等珍品，不再得啊！」

手握此猩猩毛筆，感受與平常鼠鬚狼毫之別。我閉上眼，看著輓聯紙面，手持猩猩毛大楷，感覺整個中文文化數千年歷史與氣力，悉數灌入我手我筆尖，只見我一下筆就寫出氣勢。

駕鶴西歸：嘎嘎，揮動雙手如翅，獨站一腳，身如鶴立，想像自己身為白鶴振翅飛行，飛過高山與雪地，阿公誇我這四字蒼勁有力，竟能感到鶴翼白羽撲面風。

騎鯨西去：我用智慧型手機尋找圖片，卻找到水上樂園滑水道上美少女穿著粉色比基尼騎著充氣殺人鯨。騎鯨如此清涼，我一筆一畫，筆勢宛若浪濤襲來，阿公點頭滿意。

松柏常青：我搬一盆松樹盆栽上寫字檯，看松樹被鐵絲扭曲姿態，感受松樹無法伸展痛苦，人類真愛虐待其他生物，此時松柏二字突然寫出痛苦蒼鬱。

阿公看我氣勢非凡，絲毫無法發現這些字出自十六歲我手中。然而他卻站不穩，向後癱

坐在藤椅上唉呼可惜又可嘆，電子化讓同行老長輩們都說，這個時代沒有文化，這個世界只要一台電視機掛牆上就夠，誰知道這心意多麼盛重，這是優良傳統啊！

但我輓聯寫多之後，只覺滾滾紅塵終納成數字，掛懸高處背景，沒人真正在意，好寂寞好惆悵。但阿公總說，萬物終化成灰，讓輓掛著在那悼念，逝者有靈，定能發現那些字心意，看不見摸不著但就在那不會消滅，更何況，既然有人覺得字能穩住場，就算作為背景，能讓背景有點文化氣息，這樣不就足矣。

不過寫多之後我知道，其實重點不是那四字或長聯，而是字下方有著鄉長，里長，五院院長，或是總統落款。我從未看過落款名：「隔壁村養迷你馬的火旺」、「觀賞花合作社向日葵小班同事邱敏豐」、「六巷阿松伯的細姨小蘋果」之類落款。

總之官大學問大，愈大愈是慎終追遠，是這樣吧，人間有太多事情我不能解，有人委託阿公，阿公委託我，我高腕懸筆，腰馬合一，以筆墨行雲流水行走宣紙上，看濃墨如龍飛鳳舞，在紙上如霧嵐漸漸化開，浮於紙面，終於成字，成意。

※

代筆一久，阿公看我實力與他有 80% 像，他擔憂自己來日無多，竟問我喜歡哪個女孩。說我已十六，若是古代早已成親育兒女數名。阿公又說，我是他得意弟子，必要主張婚事，姻緣大事從姓名就能看出端倪，要我積極端正，和心儀女孩魚雁往返試試。

阿公之命不得不受，我慎重把隔壁幾班我喜歡的女生名字審過一輪，提出名單邱詠薈，劉珈玟，張藝妮，吳麒總，林昕湘，還有五班邱美美。沒想到邱美美馬上被阿公用硃砂筆圈起。「美美兩字……取名不能這麼外放，必須內斂中庸，這個去掉。」

我聽著好惆悵，阿公並不知美美是校花，人如其名，一點都不浮誇。但阿公不管，圈選林昕湘要我寫情書給她，唉，林昕湘只是我用來陪榜，她本人是個大眼鏡大書呆大牙套。我深嘆口氣，深感思想代溝。阿公為求慎重，要我用小楷書寫：「吾乃六班陳雲霖，爺命我與汝魚雁往返……」以下省略哀哀自訴 800 字，阿公看完點點頭，走筆處處流露文人氣息，好比今之古人，令阿公感動不已。

林昕湘家中地址從班級通訊錄找來，阿公帶我去郵局阿姨面前寄信，我只能突裝腹痛，遁入一旁便利商店廁所，趕緊打開信件，以小天使原子筆在十行紙信紙空白處快筆潦草：「♥我很喜歡妳♥」十組，還有「百事可樂」一筆畫老氣藝術字十組，寄出後，還好如入深淵，

魚雁斷返。

這為我擔心婚姻大事的古風阿公，數週後二度中風，醫生交待阿公來日無多，後人更需珍惜贖餘，爸媽便帶阿公回家中，讓他整日臥床沉眠不醒。

此後，房間須整理讓家人方便出入，我幫忙整理房間滿地書籍，才在書櫃中發現，阿公和阿嬤過往家書都用小楷慎重彷彿臨帖：「粉妹家用三十元吾在信內託人攜回予妳切忌加餐飯顧冷暖吾在山巔思念家中五子待過年下山團聚」。

多年前，阿公曾去阿里山上的國小當老師，這信件看得叔伯感嘆養育之恩懺然淚下。但我卻翻出其他未寄出之泛黃信件，我拿來一看，是草書快筆，龍飛鳳舞，全家只有我看得懂。

「秀美三月時二晝一眠溫泉遊思汝眼媚望汝身嬌嚮往之憶往之待他日再擁懷中。」

我愈唸愈口乾，全家人張大眼看向躺臥床上的阿公，按照信紙上書寫時間一算，原來十多年前，阿嬤癌症過世前阿公早有婚外情。且看內容時間一算，快七十歲人也去社區自強活動找小三泡溫泉，令家人羞赧臉紅急揮手，不要讀，收起來，收起來。臨老入花叢，爸媽直

說難看，難看，爸媽要我不要張揚此事，保全阿公文名。

衣櫃再翻，阿公穿日本軍裝照片英挺，底下再翻出一張泛黃照片，日本時代阿公和鍾秀美相館慎重留念，黑白照片竟看出男女唇紅齒白彼有愛意，轉頭看著躺臥床上久睡不醒的阿公，我突然感慨，過往都將逝，記憶即是，人生即是。

和爸媽不同，我和阿公關係超越親情，我查信件尋當年地址前去，地址門牌已經消失無號，我放膽詢問老里長，老里長指說鍾秀美就在你身旁，我轉頭看秀美阿嬤在里長服務處放一張鐵桌，替人寫輓寫賀，只見她運筆神速，草楷隸連甲骨都能寫上一聯，看得我張目結舌，這功力竟超過阿公太多。我仔細看，秀美阿嬤果真秀美，人如其名，儘管八十來歲髮白眼垂，但可看出一股娟秀氣，隱隱透露出大家閨秀，我這才怨妒阿公根本睜眼說瞎話，拒絕我追邱美美，自己卻享用這般好料。

我拉張塑膠紅板凳，與秀美阿嬤說起，阿公中風臥床，等待生命消逝，阿嬤一聽眼眶泛紅，喃喃低語說她小阿公兩歲，當年阿公十八她十六，兩人在中藥行認識，秀美阿嬤是煤商小老婆所生，雖然側室，但資源豐沛從小就上私塾，只可惜秀美阿嬤父母不接受阿公提親，畢竟會寫字的窮人——還是窮人。

後來，阿公與秀美被迫斷聯繫，一斷五十年，直到阿公七十二歲那年老人會，竟然發現秀美阿嬤擺攤替人寫書法，筆跡好熟悉，兩人見面眼眶濕了又濕，遂有一段情，不過那都是十幾年前之事，再無後續。

從秀美阿嬤所說，我猜想她避重就輕，但我沒有追問溫泉事，那是屬於他們過往，我只問秀美阿嬤，要不要去看臥床阿公，或許是避免難堪，她感傷說，就讓過往留在過往。

回看阿公臥床身形萎縮，雞皮鶴髮長鬢雪，病比傷更磨，偶爾醒來竟呼喊我小翠，我的老天爺又是哪個小三，原來是女里長小名，阿公還欠她輓聯兩副，開店賀字一張。沒想到阿公忘卻兒女名字，還記得別人輓聯要寫，這未免也太悲愴了些。

那陣子我仔細思索，生命恩恩怨怨終會過去，像蒼老石碑風化剝落，看不出字跡原本蒼勁，我在窗前就著燈光讀著阿公舊信，下定決心，隔日，我拿著阿公始終沒寄出之信，想親手交給秀美阿嬤，沒想到里長服務處內無鐵桌，老志工說，秀美阿嬤在前日清晨睡夢中過世，我心想，有錢人連死都比較幸福，比躺臥病床阿公爽快太多。

我回家坦白這事，爸和媽卻焦慮說不要理她，那都是上一代之事，但我想，人生有過感

情便是人生中風景，就算她曾偷一些時間，至少算是某種雅賊。

秀美阿嬤這軌就交給我來寫，以筆代心必需先模擬阿公生平，我雙眼長閉，回想阿公顛沛一生，從謄寫藥方學會書法，一根人蔘，兩顆紅棗，三兩陳皮梅。當二戰到來，阿公入伍顧機場，在沙地上用草桿練字。二戰後國民政府需要老師到國小教書，阿公漢學好，講著不輪轉的國語，上山當個國文老師，十數年後颱風吹垮教室，阿公索性回家開毛筆教室營生，此後一路教出三男二女，博士二人碩士三人，一家書香門第外人稱羨，卻不知年老之後擁著婀娜多姿的秀美在水氣氤氳的溫泉……

唉，腦袋想到哪裡去，我止住想像，又覺得阿公當年與阿嬤結婚，是因為太窮沒人要嫁給她，吳粉妹農家出身，二十二歲還無姻緣，村長作媒撮合兩人，兩人相處五十年，為繁衍而鬥陣，真不可思議。阿公在阿嬤過世後，就擁抱著秀美逛書法展，親臉頰泡溫泉，我突然倒抽口氣，但又覺得這過往帶點悲愴矛盾，若非阿公委屈自己數十年，如今怎會有我。

思索至此，突然一股氣力灌入猩猩毛筆，一股悲愴壓著筆尖在輓紙寫上「惠我良多」。還好，本來想要寫是「謝謝款待」，那是我曾想像自己擁吻邱美美後說起，此刻孫連爺心，想必阿公內心也如此回想。

阿公之事，讓我知曉人生像落筆宣紙寫字，怎麼補筆都難看。我心想要好好向邱美美告白，便用猩猩毛筆沾上金墨，在信紙上以少女體寫下：「望汝見我真心。」

總覺得應該不夠，在信角落附庸風雅抄錄歌詞：「菊花殘，滿地傷。」代表我青春心境如易碎雛菊，請務必珍惜，未料信送給邱美美，她卻笑容詭異看著我，不知想什麼，不久後信紙揉爛再攤開，出現在五班布告欄上，眾人嬉嬉鬧鬧詭異邪笑，還好我沒屬名。

同時間，同學瘋傳美美上美少女雜誌，第十七頁，陽光沙灘上美美穿著贊助粉紅比基尼巧笑倩兮，仔細一看名字，邱美美改藝名「林書芳」，我才突然感嘆，美美怎能換書芳，她不是都考後十名嗎哪裡書芳，美美才襯她，只能說人真是太假掰，適合不要，虛假才好，看到這藝名，我竟心碎地比告白信被公開還難過。

※

阿公在秀美阿嬤過世後一周過世，家人心底早預料一切，只是時間早晚。還好，至少也是睡夢中過世，沒有痛苦太多。

收拾著阿公桌櫃，一些文件被丟入垃圾袋，我趕緊把這些文件檢出，再發現阿公寫給秀美阿嬤信件十來封。「秀美思汝身姿憶吾少年紅顏行思念令人心焦然斷卻不可再續」、「探問五子皆對再婚事不抱期許望來生姻緣再續」

原來阿公始終戒不掉秀美，這事早被爸媽所知，看信紙厚厚一疊未寄出，讀著讀著我心酸酸，唉，我懂，我懂啊，我把舊信以透明資料夾收藏，往事將逝，阿公，至少我記得你。

阿公告別式香煙饒繞，供桌上放著筆墨紙硯，高掛猩猩毛筆五隻，沒人知曉這殘筆有多神奇。只是這次我不寫輓聯，小小公立殯儀館告別廳內，有著電子螢幕輪播各式輓聯，駕鶴西歸、騎鯨西行，你高興放幾回就放幾回。那些我曾賺過零用錢的叔伯遠房舅丈菜市场六孀養雞王伯全都來致意，一片肅穆之間，我和每個上香人點頭，才發現林昕湘竟也來上香。

我一看，林昕湘拆掉牙套，已是一口整齊白牙，但那也沒用啊，她還是個大眼鏡大書呆……她脫掉眼鏡，戴上瞳孔放大片，綁起馬尾輕輕晃盪，好吧，大概是從30分進步到80分，雖然不是邱美美30分，我內心被馬尾輕輕搔癢。

上完香，她塞張紙條給我，我打開一看有藍色香水原子筆筆跡：「★我也喜歡你★」十

組，還有復古藝術字「可口可樂」線條拉花十組，我瞬間倒抽口氣，姻緣果真可從字看出。中文字果真神秘又玄奇，我抬頭，看著阿公遺照笑著一口開朗白牙，再看牆壁電視上閃過電子輓聯四字——惠我良多。

原來阿公和我想的一樣，中文字果真簡短，又那麼深長。

## 作者介紹

一個大女孩的小丈夫，兩個小孩子的小爸爸。

## 得獎感言

「輓聯」是前一陣子被討論一陣子的傳統文化，既然如此，這樣就值一篇小說去書寫下來。我用比較喜感的方式介紹著輓聯這件事情，但我其實只是來湊數，希望每一屆的件數看起來比較多一點，沒想到竟然入圍，沒想到竟然會得獎，天啊，真是不可思議。這讓我覺得這四個字「輓聯高手」感覺更好笑了，這樣就很不錯了，謝謝大家。

## 老東西

王軻璋

佳作

金雕草場的名字是爺爺取的。

爺爺發誓：他親眼見過金雕，那種翼展超過兩米半，飛起來可以向狼王叫囂的金雕。

我懷疑地拿出手機，從網上挑了七八張圖片讓他指認。

他告訴我照片裏都是死物。他認不出來。

(一)

呼倫貝爾草原上招待客人最隆重的菜肴是全羊宴。一般人家很少做全羊宴，我家這幾年一共做過兩次。一次是因為從蒙古包搬進了藍頂白牆的磚房，要慶祝喬遷之喜。還有一次是在今年夏天，一個旅遊開發公司的專案經理來訪，商量長期租用我家草場的事宜。

以往做全羊宴需要爺爺這樣的老人坐鎮。因為只有爺爺這輩人才懂烤全羊前最原始的禮節和祭天習俗。但今年父母給我下了死命令：爺爺不能參與。這裏面的緣由不說也猜得到。

清晨，羊奶色的晨曦悄悄趴在地平線上啃食草根，泥土淺層的蝗蟲還未蘇醒，父親已經在屋外架起了一個一米高的土灶。今天灶圍子裏燒的不是常用的乾牛糞，而是前幾日從鎮上買來的節能煤。父親怕用牛糞煙會讓城裏來的經理感到不適。空地上架起了木架，水嫩的全

羊被兩米長的細木棍串了起來。母親麻利蹲在木架下清洗各種內臟。一想到那團血淋淋的雜肉可以與羊心、羊肝、直腸和羊肚這些名詞一一匹對起來。突然覺得萬物生於混沌的說法很有道理。

我沒有做菜的任務。母親交給我摩托車的鑰匙，叫我一會兒帶爺爺去草場逛逛，乾糧袋裏裝好了手抓肉和酒。我點點頭，回頭看了看黑漆漆的窗口。爺爺自從兩個月前從馬背上摔下來磕傷了手臂，就開始嗜睡而且記憶力大減。但沒想到，爺爺醒來後說什麼也不同意離開。「你們這些孩子怎麼懂煮羊的竅門呢，得我來！」他強調自己不是個閒人，怎麼能看著做全羊宴一點兒不幫忙呢？再說作為家裏的長者，他也得跟專案經理談談，定主意的事情還得他來。

「租草場可以，但是不能破壞更不能在草皮上建房子！這個不是錢的問題。還有別搞得跟隔壁寶音老頭那樣，在草場裏亂建敖包，這是不敬天，折福！」

爺爺說這話時手上不停揮動著馬鞭，眼睛瞪圓了盯著父母。鍋裏的蒸汽按捺不住自身的力量不停地撞擊鍋蓋，活脫脫像那些發情期中的奶牛，看火候這時候應該要往裏面倒優酪乳再不停翻動。可是父母低著頭遲遲不敢有動作。

「阿爺，這次是我要帶你去草場的，去瞅金雕！前幾天寶音爺說有一個大金雕在附近出現了。」

「真的？走，我牽馬。」

爺爺對我不設防的。說起金雕他眼睛頓時眯了起來，竟和演義裏的老色鬼有些像。我沒敢再讓爺爺騎馬，而是讓他坐在摩托車後座新綁的小墊子上。用海綿墊來模仿馬鞍子是我能想到的最佳創意。

(一一)

路上爺爺輕抱著我的腰，手指艱難地扣在一起，微微發抖，我不時低下頭看看他是不是抱緊了。如果父母現在才告訴我爺爺年輕時參加過蒙古族的體育競技盛會——那達慕大會，我是絕不相信的。

草原上的風充滿著想象力。一秒前是風和日麗，一秒過後就可能是飛沙走石。今天也不例外，摩托車在快駛到金雕草場的時候突然遭遇了大風。不過爺爺很高興，他說風越大金雕出現的可能性也越大。

「大風天氣下只有金雕可以繼續翱翔！他是騰格爾（意為天）的兒子。」

走近草場爺爺一邊打開鐵門，一邊嘮叨：「裝什麼鐵門嘛，開著就好，你看隔壁那些牛羊一個個瘦成什麼樣，讓它們進來啃點草又沒事。」我不像父親會和爺爺爭辯，便任由大門敞開。

金雕草場的最高點在東側的山坡上，上面矗立著一個圓形塔式老敖包。敖包頂端系著金黃色的經文布條。從那裏可以看見蜿蜒的莫日格勒河。陽光下，光彩差異讓凹陷的河面像極了故宮九龍壁上的金龍。

「小子，把帽子摘了，恭敬一點！和我去敖包。」爺爺很看重敬天的禮節。

只有金雕可以落在敖包頂上。在這一點上，我和爺爺觀點相同。

他和我講過很多建敖包、祭敖包的規矩。每次看到一些草場主為了吸引遊客在公路邊亂造敖包，他都要嘀嘀咕咕罵上好一會兒。更別提有人爬到敖包頂端拗造型拍照，要是讓他看到，我真怕他會抽出年輕時用來打獵的馬刀。可惜他現在拿刀的樣子更像是在耍戲。

從入口到最高點大約有900米的距離，爺爺走了二十多分鐘。仔細算來距離他最後一次參加那達慕大會已經過去了六十年。那年爺爺參加了30米射箭和摔跤兩個專案，最終兩個專案都進入了前十名，這是村裏獲得過的最好成績。當時大家一致同意將最肥沃的草原分給即將成年的爺爺作為獎勵。

可是爺爺拒絕了。他挑了另一塊土質不好的草場。理由竟然是很多人說這塊草場是傳說中瑪瑙灘的遺址。

瑪瑙灘的故事由來已久。傳說在呼倫貝爾草原上，有一個被人們稱為瑪瑙灘的地方，那裏曾是成吉思汗大戰塔塔爾部的戰場。到現在戲館裏說唱烏力格爾的藝人還能繪聲繪色描述當年的戰況：在成吉思汗即將戰敗之際，從小就被成吉思汗馴服的海蘭神雕，突然從馬背上凌空飛起。它揚開巨大的雙翅，俯衝到呼倫湖邊迅速收攏雙翅卷起湖底的卵石，然後沖向塔塔爾人的陣中，猛地向敵軍拋撒下去。說到這段的時候，藝人一般會拉急手裏的四弦琴，右腳用力地打拍子。

如同天降的石雨，砸得塔塔爾人暈頭轉向，但是海蘭神雕由於多處中箭在勝利前倒下了。星移斗轉，後來在古戰場上漸漸多出了一種顏色鮮紅的瑪瑙石。不是因為地殼運動，沒有點金術，所以老藝人們堅持說，這些石頭是海蘭神雕用鮮血凝成的。

爺爺來到這片草場的時候，草叢間沒有瑪瑙，枯草中間雜著砂石。他一點兒不在意反倒又是除石又是撒草籽，忙個不停。過了好幾年才開始養一點兒細毛羊。所有人都不理解他為什麼會把乾巴巴的草地看得比牛羊還重。

「阿爺，瑪瑙灘真的在這裏嗎？」

「當然。小時候我就是在這裏看到金雕的。估計它就是海蘭神雕的後代吧！」

(二)

在山坡上坐定，可以遠遠看見定居點上空飄過的幾縷黑煙，它和普通的牛糞煙不一樣。我猜父母應該已經開始調配醬料了。現在沒有爺爺，他們其實也能夠做出一頓像樣的全羊宴。

爺爺凝重地和我望著同一個方向，今天他很耐心，始終沒有問：什麼時候金雕會來。

突然有一陣低沉的轟鳴聲從身後傳了過來。四輛越野車飛快穿過鐵門一溜煙朝最高點的敖包開過去，從進門到上坡一點兒也沒減速。

我很少見爺爺這麼失態。氣急的爺爺用蒙古語大聲斥責從越野車上下來的旅客。他跌跌撞撞地跑著，我竟然沒能追上。

這些不速之客果真是來旅遊的。為首的老司機腆著啤酒肚客氣地向爺爺解釋，他們是為看了遠方的莫日格勒河這才誤闖。說著還掏出了幾張百元大鈔往爺爺手裏塞。「你們怎麼能開著車進來。草都被軋死了！」爺爺的臉頰一下子變得通紅。

他激動的表现把來人嚇了一跳。遠處一個正在擺弄手機拍照的小孩子大聲哭了出來。老司機儘量裝出不卑不亢的樣子，他告訴爺爺嫌不夠的話可以加錢，但是別太黑心不然他們就報警。我沒有上前湊熱鬧。

爺爺中氣十足地說：「我不要錢。你們把車子原路抬出去！」  
老司機以為自己聽錯了。

「你沒有聽錯，我要你們把車抬出去！其他的我不追究了。」

把四輛越野車抬出去，這不是刁難？看著就像是敲詐的前奏。十幾個旅客一下子炸開了鍋。衝動的人甚至開始擰袖子打算動手。只有我知道爺爺是真的心疼地上的草，汽車開進來軋死一批，開出去必然又會軋死另一批。

爺爺絲毫不肯讓步，他擺開摔跤打架的姿勢。但對面的青年並不覺得這具佝僂的身軀有足夠的威脅。

「阿爺這樣吧，罰他們給草澆水，這一次就讓他們原路開出去算了。」

爺爺同意了我的提議。金雕草場迎來了第一次觀光義務澆水活動：前面四輛越野車緩緩行駛，後面一隊旅客拿著礦泉水一點一點往土坷垃上澆水。

印象中，過去爺爺對別人把車開進草場沒有那麼反感。寶音爺說過十幾年前，有劇組找到村裏說要在草原上拍電影。當時村長問他們要單位介紹信。劇組說城市裏早就不用那種東西了。可是村長不信，大多數村民也不信。他們把劇組團團圍住，威脅再不離開就報警了。只有爺爺跳了出來。他告訴村民，他願意負責把這些騙子趕跑。轉頭和劇組導演說：「開上你們的麵包車，去我草場拍電影。」

這部電影有人說叫草原英雄，也有人記得叫呼倫貝爾兒女，總之電影放映的時候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這個不知名的小村一下子成了重要的風景名勝。

許多年後爺爺告訴我，其實他不應該放劇組進來。

正午時分，父母發來了短信。

「經理已經到了，正在談。你陪爺爺過了二點再回來。」

看完後，我感覺渾身發癢，還要陪爺爺等候銷聲匿跡的金雕三個小時？我不怕謊言被拆穿，怕的是良心難安。一旁的爺爺無聊地撥弄著剛剛捉到的螞蚱。斷腳截肢、折翅膀，好好的螞蚱最後被折磨得只剩下白白的癩肚皮。

爺爺終於厭了，把白肚皮踩到了腳底。「孫兒，坐著很長時間了吧。要不我們去找你寶音爺聊聊吧。」

「那金雕我們不等了嗎？」

「什麼金雕，今天金雕會來嗎？」

我沒有應聲，驚訝於爺爺的忘性。只過了幾個小時，他竟然忘記了今天出來的目的？爺爺沒有在意我的不做聲，以為我是隨便一說。但我心裏有一種很不好的感覺。

聽話的身體還是自動走向了摩托車，自動計算著從這裏去寶音家最近的土路。

寶音爺是爺爺的發小，他們倆一天可以吵三次架，但是怎麼吵都吵不散。寶音爺本來有兩個屬虎的孫子，不過從去年開始就被在北京打工的兒子接去北京生活了。只剩下他和老伴兩個人在家，旺季的時候他還會賣點自製的牛肉乾給遊客，順便收點草場的門票錢。

爺爺很不喜歡寶音的生活習慣，經常埋怨他：

「鮮果兒不是放進冰箱就不會壞了！還有別在屋子外的過道裏撒尿，現在來往的車多了，誰都能看到你這麼大的玩意兒。」

#### （四）

今天的風有點微醺，陽光一弱就肆無忌憚地開始在草原上飛馳，當然不會有員警指控它超速。可是趴在水灘邊的牛羊不停的罵他卷來了風沙。125cc馬力摩托車的轟鳴聲驚得四周的蝗蟲亂竄，飄起來星星點點的綠色很像草籽。

爺爺的身子漸漸發軟，再後來整個人俯在我的背上，打起了鼾。

「阿爺，你是不是累了。要不我們坐路邊吃點東西再走吧。」

「不累不累，對了！金雕什麼時候會來。我們好像找了很久了。」

爺爺像個孩子，又惦記起了金雕，一下子摀緊了我的腰。至於剛剛去找寶音爺的事兒，我連提的時間都沒有。

我說我們已經離自家的金雕草場很遠了，下次再去吧。

「你怎麼能這麼不孝順！早上不是說要帶我去看的嘛。」

哭笑不得的我只得聽話地原路返回。回到草場後，爺爺不再刻意朝最高點走。他隨便找了個空地坐下來，兩只手後擺撐著地，喘氣聲有些重。直覺告訴我今天見不到金雕，爺爺是不會回去的。可是爺爺從小到大也就見過幾次，這幾年草原開發力度增加，像金雕這種飛禽早就跑遠了吧。

家裏的全羊宴快結束了。我的手機每隔十分鐘就會響起短信的提示音，不用猜也知道是父母在催促我帶爺爺回家。

可爺爺正像雕塑似的坐在地上，望著敖包冥想。他在等他的金雕。

我學著爺爺，望著滿目的翠綠發呆。我在等自己的救贖。

不知道身體保持這個姿勢多久，我終於找了一個藉口，狂奔著離開了爺爺的視線。

金雕出現的時候，爺爺的眼神已經接近迷離。聽到我大喊時，他又一下子恢復了以往的神采，身體彈了起來，直勾勾地盯著遠方那個模糊的影子。

「阿爺你看那個是金雕吧。這麼大風，飛這麼高。」

「是，一定是，孫兒你快拉我朝前跑兩步！」

爺爺迎風跑著，飄過兩鬢少許白髮遠看有點像嬰兒粘稠的鼻涕。擦著他的手，我覺得他的五指間充滿了勁道。心虛的我當時跑得絕對沒有他快。跑上山坡的那一刻他的雙膝軟了，不知道是因為疲憊還是虔誠，他跪在了地上。

(五)

我終究沒告訴爺爺這個秘密：以後每天都可以去看金雕了。

因為只要花十塊錢買兩包零食，就可以雇一個看護牛羊的娃兒去山溝裏放風箏。那種兩米多寬的鳥型風箏在市面上已經很多了。

爺爺有輕微白內障，遠遠望去，風箏絕對能夠以假亂真。

後來父母無意間知道了激動地說：「以後就買一個高仿的金雕風箏吧。興許可以多吸引一些遊客過來拍照。」

我沒說話。

「兒子，不是叫你去放。你可以把風箏繫在敖包上讓它自己飄。」

我忍不住了：「敖包上只有真金雕才能站上去。」

父母沒有再糾結這個問題，我說的這句話他們已經聽爺爺說煩了。他們告訴我，草場的租金夠給我去城裏買房子了，夠我相親結婚了。

從裏屋的薄木門裏傳來爺爺的鼾聲。我還記得這位已經被確診為老年癡呆症的男人曾經

告訴我，金雕草場是我們家最珍貴的寶，有了它一切都會好。

「你不用像你爸爸那樣愁吃愁喝。只要你聽話，以後你上學成家的錢爺爺來出！你結婚那天，我去把金雕找來，讓它在帳篷上盤旋，可有面子了！」

長大後帳篷沒了，牛羊不值錢了，至於金雕……我從來沒見過。

阿爺，這大概是不聽話造成的吧。

金雕草場已經被別人改名了，我想告訴你，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它是個什麼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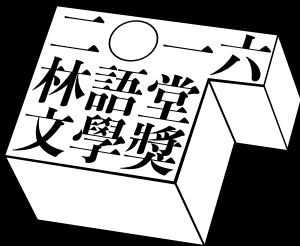
## 作者介紹

王軻璋，男，浙江寧波人，現就讀於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育學會會員。作品散見於《光明日報》、《萌芽》、《讀書文摘》等期刊，多次被《2015年中國高校文學作品排行榜》、《極限故事簿》等選集收錄，曾獲第十四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一等獎、中國青年報「寶安杯」鯤鵬文學獎等獎項。

## 得獎感言

很榮幸可以獲得林語堂文學獎的肯定，感謝所有評委、工作人員以及促成這一切的機緣。狹窄的筆尖可以觸及遼闊的人間世相，簡單的文字能夠映現複雜的人性世態。如今我們生活在流變中，許多老舊的事物正在被世俗的力量裹挾淹沒，直至消失。謹以拙作《老東西》獻給逐漸逝去的傳統事物，致敬林語堂先生。





## 2016 年林語堂文學獎複審會議紀錄

今年收件狀況，本次林語堂文學獎來稿數達 555 篇，初審結果篩選後共 116 篇進入複選。經由複審第一次圈選，進入複審會議者共 18 篇。

時間：2016 年 9 月 25 日（日）

14:00 – 16:00

地點：林語堂故居閱讀研討室

評審：吳鈞堯老師（以下簡稱吳）

喜 茵老師（以下簡稱喜）

張怡微老師（以下簡稱張）

紀錄：洪啟軒

### ◎複審第一次圈選結果

- 編號 23 〈造口〉，吳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24 〈黎明之邀〉，喜一票，吳一票，共計 2 票。
- 編號 32 〈維多利亞的秘密〉，喜一票，吳一票，共計 2 票。
- 編號 40 〈感恩心，謫仙情〉，張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57 〈洗怨〉，吳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65 〈冰箱與少年〉，吳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80 〈輓聯高手〉，張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104 〈鵝的天堂〉，喜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117 〈挽面〉，張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134 〈漁生〉，張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149 〈老東西〉，喜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162 〈復夢記〉，張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167 〈哪吒〉，喜一票，張一票，共計 2 票。
- 編號 173 〈鳥〉，喜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238 〈熱帶魚〉，喜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283 〈富吉的調色盤〉，喜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299 〈工蜂的毒針〉，喜一票，共計一票。
- 編號 376 〈憐香〉，張一票，共計一票。

三位評審老師共推吳鈞堯老師擔任主持人。

## ◎發表今年來稿大致狀況與看法

張：我看了其他兩位老師的評選結果，這些篇目我審查時也有看到。總括來講，入圍水準整體而言寫得很好。有一部分是寫海洋、動物、生態關注的小說，臺灣的小說常常出現這種陸地之外的意象，很生活化。另外一部份是有些比較有趣的切口，比方〈造口〉、〈挽面〉、〈挽聯高手〉，我覺得他們的題目都非常有趣，這些題目一看都是能扣題的，結構相對完整，作品的質量也挺高的。像〈造口〉一看就是與疾病有關，甚至是有顏色跟氣味，生活苦楚的象徵。〈挽聯高手〉也寫毛筆字，寫毛筆字這件事情看起來是一個中性的事情，可是他是專門寫挽聯的，他會有一個情緒感在情節當中。〈挽面〉我自己也喜歡這個題目，因為它雖然是臺語，但我們都知道它是一個臉部的、傳統的物理治療，一看就是有年代感的題目，是對生活細部的觀察，也很適合被選擇作為敘事媒介的題目。這是一個特點。另外是對這一年以來一些時事，包括年輕人的焦慮，也可能是最後會被淘汰的第四十篇〈感恩心，謫仙情〉，他真的比劉雪昌寫得更細膩、更有細節，而且它有些學生的無奈，變遷與無奈感，這我也能感受到，因為我們受到資訊時代影響很大，一個社交軟體的更新，因此受到這些符號而感覺到時光流逝或成長的苦悶；它非常像散文，但是也挺有趣的。〈黎明之邀〉這篇則是很有詩性的寫作，它更像是一首散文詩，它寫一個瞎子跟山的關係，他的眼睛決定他如何爬過這座山，像這種完全就是詩的意象，這種寫法不是屬於一個小說的

敘事，完全是語言的虛構，是非常詩化的。我覺得還有一個特點，這些年輕作者對於「物」，不論是動物、器物（像是〈冰箱與少年〉這篇）都有所體察，他們寫對於傳統文化裡面「少年神」的象徵，跟自己生活勾連在一起的關係。他們還是有一個很強烈的故事感，這是一個抽象的表達，生活的經驗與小說虛構的敘事內核之間建立起很強烈的聯繫，這一點也是我覺得這一次作品很特殊的地方。不再是臺灣小說常出現的「我」或「你」，但這兩種人稱其實還是寫「我」怎麼樣，是一種對自我的觀看、細緻的觀看，包括自我下注入性別的意象；這一次發現這些作品們開始有「他者」了，不管是描寫一個器物、一個動物，或者是一個神、一個瞎子、有病的人，非常有特點。這基本上是我的想法。

吳：非常謝謝怡微老師，講得非常完整了。接下來有請喜菡老師。

喜：怡微已經講得差不多了。我想因為林語堂文學獎我評了很多次，我反而覺得這次的題材非常多元化。還滿讓我驚訝的，以前我看到的，生死是最大的命題，接下來的話，會扣在自己，也就是「我」的身上，這次反而多了很多，包含很多動物（例如〈鵝的天堂〉）、物件的象徵的配合，這是我這次看到特別喜歡的，所以這次我挑了比較多這些跟以前主題有很大不同的作品。我覺得這種新的現象滿值得鼓勵的，也滿值得肯定的，在一般現在的小說獎裡面，這樣的題材真的是讓人耳目一新，對我來說十分驚艷。

吳：謝謝喜茵老師。兩位老師都把題材跟形式、內容做了簡單說明，說得差不多了。我想這邊我來補充一下。當然這次來稿數可能與時報停辦有關，很少看到小說獎有這麼多稿件的，時報字數似乎是6000，我們的字數是5000，所以我在想應該有部分的稿件轉移到林語堂這邊來。時報停辦，稿件轉到我們這裡來，我猜想6000字變5000字，不曉得其他老師有沒有注意到，看起來有些作品結尾有點倉卒，就像是突然閃黃燈了而停煞，很多篇的結尾都沒有辦法停得很漂亮，結尾的問題可能是因為從6000必須刪節到5000的關係。除了結尾的問題以外，評審林語堂文學獎這麼多年來，我都提醒自己一個重點，我們評的是小說獎，而非散文獎，有時連我們都會忘記。我們挑的18篇中有些是非常的散文，我們可能太容易忘記這是小說獎了，我都必須提醒自己才會想到這是一個小說獎，而不是一個散文獎。當然作者有權利定義他心目中的小說和散文，但身為一個讀者，尤其是一個評審我們在這點上也必須在意。散文參加這個獎項，其實是有點不利的，可能有許多作者未能分辨一篇散文參加一個小說獎，究竟是否更加有利。我們目前總數是18篇，根據主辦單位的說法，其實20篇左右進入決審也是可行的。不過我想我們還是要有簡單的評語，所以下我們就讓每一位評審談論自己所選的篇目，討論完一次之後，大家對這18篇有更好的掌握的同時，評審們再決定是否18篇都要進入決審，或者討論當下也可以表態不希望該篇進入決審。我們依序以編號來討論。

◎入選篇目討論

編號 23〈造口〉

吳：怡微老師剛剛已經談到一個部分，它是一個比較病理化的照顧的文章。我比較喜歡的是他在談論母親病的同時，也觀察到另一個陌生病床的病人的狀況。不單單是看自己母親的病，還有把關懷對象擴及到自己親屬之外。我更加喜歡他含蓄的筆法，文字掌握也頗到位。當然這篇文章的結尾沒有特別出色，但也還可以，這篇結尾有一種空間感，隔壁的病床的複雜化關係，不是每一個生病的家屬都獲得自己家屬溫暖的照顧，很多病人是乏人聞問的，所以這篇也做了一個剖析，在醫病關係生態的掌握上有一定程度。

編號 24〈黎明之邀〉

吳：這一篇我跟喜茵老師都有選。其實這篇是文字的取勝，我給他的分數很高。具體文章的掌握度還不是非常地充足，但它是用文字在吸引我，裡頭所寫的內容非常詩意，像提到「鐘乳石是這條暗河的智齒」，還有些非常有智慧的、可以咀嚼的話，像「人一開

心起來難免失足」，我覺得這篇很多的話都寫得很有意思。而且這些詩意的話並非一味的堆積，而是有節奏感的，有些地方很濃，有些地方就淡一些，但不會特別覺得擠壓。這一篇的文字我非常佩服，意象上把環境與病體的變化詮釋得很到位。

喜：這篇鈞堯說得差不多了，在這次入圍作品中這篇的確是在文字上比較傑出、特別的。裡頭有許多寫得非常好的句子，引出意象的呈現。一開始它提到三個東西：旗幟、印章跟棋局，在其中利用河流展現思想與脈絡。這篇我個人給他滿高的評價。我覺得他有一些文章的組織，可能是因為比較詩化的散文，所以結構比較跳躍，並沒有一般小說嚴謹，這是我覺得一個小小的缺點，其他的部分我都覺得很好。

編號 32 〈維多利亞的秘密〉

吳：這一篇也是兩票。這篇因為講到中共比較扭曲的一面，可能怡微老師感觸多一些。我的讀法是它提到魚肉百姓的狀況，用奶水諷刺一些不肖的領導，這篇諷刺感非常得高。

喜：我看到的也是諷刺。包含命題、人物設計、與文字敘事過程，漸漸逼向讓人感傷的生活狀態。我覺得他的結尾非常有意思，將諷刺推到最高點，這篇我非常喜歡。

編號 40〈感恩心，謫仙情〉

張：這篇是很有潛力的素材。它很敏銳地抓到變遷感的東西，這對於這個年紀書寫這段經歷的人不是特別容易。因為書寫老年人等等，其實離自己生活沒有這麼近，離自己生活近其實是比较難掌握的，開頭我已經說過了，我比較喜歡它在書寫日常上的補充，包含技術變遷對他生活的影響，在書寫生活日常上他一定是有特色的，也是有書寫箝制的；缺點是比較像散文文化的故事，可能不太能算上小說，但也確實不是特別抒情化的散文。

喜：題目上我覺得是一個大敗筆。散文的成分也比較多一點。

吳：性別用法上有些錯誤，例如「使君有婦」。第一段也有「近水樓台」，把性別也搞錯了。再加上這樣的題目……，我想我們之後再討論（三位評審同意稍後討論）。

編號 57〈沈慾〉

吳：少數情慾的作品。我一度很猶豫，但我們也沒有不得書寫情色的規範，所以我還是挑了進來。故事非常奇怪，光怪陸離，好像是侏儒一般的主角，半夜一個漂亮的女孩子

跟他住在一起，卻也不跟她發生關係，而非常情色。它的氣味與其他作品有許多不一樣，在洗衣間的調戲或者陰暗的一種遊戲又有另一層意思。這個主人翁好像有更深層的空間，但我還是沒有體會到那個空間，只能感覺到光怪陸離，卻沒有辦法抓住它背後的厚重感。但這篇的寫法我還是先把它列了進來。

喜：這篇我本來還特別註明應該會選進去。但我後來再多考慮了一下它情色的部分，還有它鋪陳中男生與女生的過程，在細節交待上並沒有很清楚，但我很喜歡他的結尾，本來前面覺得是缺點，到後面就畫龍點睛了。因此這篇我倒可以支持。

編號 65 〈冰箱與少年〉

吳：這篇我滿喜歡的。這篇也是光怪陸離，但是扣著人生的光怪陸離。偷接電，將冰箱當成冷氣的主題很有意思。這篇作品有講出中國大陸偏僻小鄉打拚的過程，小人物利用各種手段致富。但這篇結尾也是不太好，總字數 4975 字，看起來也是特別刪除。後面處理得也不是很好，解釋並不充份。雖然光怪陸離但也著眼於現實。是還不錯的一篇。

喜：這篇我著迷於他的題材，它的題材太引人注意了。這篇我也可以支持。

編號 80〈輓聯高手〉

張：兩位老師可能看臺灣寫親情的文章好像看多了，可能也看膩了，但他在寫親情的部分也有它的想法在，也互相勾連得很好。像〈冰箱與少年〉的情節我們已經很習以為常了，因為冰箱在中國大陸懸疑小說中經常是作為殺器，它已經不是一個冷氣，而是一個殺器了。所以可能我熟悉的你們覺得寫得很好，你們熟悉得我也覺得寫得很好，閱讀情節與習慣上造成了這樣的差異。這篇其實也沒有寫得多好，但這次死亡率比較高，這篇作為跟活著人相處，有它生活無奈的一點，不僅僅是因為死亡讓人難過，還是有種練習死亡（因為不斷寫輓聯總是要有人死去才成立），這是離死亡很近的觀看。

吳：我只對這篇的文類有意見而已。如果他是散文這題材很好。我是用散文的角度來看它，好像是用輓聯寫人生，但痕跡太明顯了；不過我們是小說獎，可能還是要有所考慮。我想這還是一個散文作品，我想是否要進去決選，還可以討論。

編號 104〈鵝的天堂〉

喜：這篇是比較寓言型的寫法。它把它分成鷹組、鵝組，當時我特別喜歡的原因，主要

還是覺得題材耳目一新。它的缺點則是在它的結尾，太露了。「洪荒」的部分，有點太多餘了。在前面陳述的過程中，我都可以接受，文字程度也不會太差。這是我個人的感想。

張：寫動物也能很明確感覺到它明顯的意圖。但我覺得有一個問題，他好像不太特別了解這個動物，相關出身的人能明顯感受到它的日常感，舉個例子，像剛剛寫病房的那篇，你能感覺到他在病房中待了一段時間，因為它確實有很多器具上、動作上的日常描寫。這篇則是為了寓意而選擇了兩個動物，未必是相處過。除此以外，我都覺得挺好的。

吳：我也同意怡微的說法。它是一個概念化的小說。但的確沒感受到他熟悉鵝。

三位評審決議淘汰。

編號 117〈挽面〉

張：基本上題材是好的，寫的部分則有問題。它在挽面的寓意上並沒有到位，沒有特別寫好，但我覺得它構思還是挺好的。

喜：我覺得這篇也是散文文化的問題。陳述脈絡有點太亂了，已經完全脫離它的觀察面，跑題太多。沒有寫好，但題材的確是好的。

吳：那這篇我們最後再討論是否進入決審。

編號 134〈漁生〉

張：我覺得這篇題材可能也跟你們比較熟悉，對我而言比較不熟；它也是寫海洋跟父親，也寫親情與父親的關係，但這篇好像也有關於散文的問題。

吳：這幾篇都有散文的問題。我們也是最後再討論是否進入決審。

編號 149〈老東西〉

喜：這篇寫的是呼倫貝爾草原。它以祖孫之間的關係，討論新舊的衝突。到最後，我覺得可能跟鈞堯前面說得其他篇一樣，故事是很新鮮的，扣得到討論主題上，也就是對舊文化的保留；但討論它的缺點的話，祖孫的互動太長，最後結局也讓我稍稍有點小失望，

總覺得應該可以更好。這是我的看法，這篇裡頭的描述是很吸引人的。

張：這篇沒有一個更大的提升，更像是一篇完整的作文。就不是很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寫一個故事，它應該要多表達些什麼，但這篇看完會覺得非常失望。

吳：開場很好，提到像神話一般神秘的東西。對新跟舊的衝突的設計，的確也偏向散文化，但因為有神話的設計與對話的使用，空間感也有，所以我想還是可以的。

編號 162〈復夢記〉

張：我覺得這篇一開始很吸引我的，就是因為很吵，它很會訴諸感官，說得故事也並不複雜。我覺得它非常影像化，很像蔡明亮的電影，有種表面上很平淡但其實內部很緊張的關係，窒息感很強，有「兇」的東西在，並不是單純的流水帳，對生活的觀察也滿細緻的。這篇也有一些比較民間化的感受，比方說「早夭的稚兒捆成蟲蛹」。有點像想像力特別豐富的小孩子，在鄉間狂歡的小場景，寫得挺好的。

其他兩位評審同意支持，三位老師決議通過。

編號 167〈哪吒〉

張：剛才我也有在總評時講到這篇，意圖明確、結構完整，選的神也很具體，是少年神與生活的關係，特別好的部分是可以讓這兩者連接起來，並不會讓你失望或覺得牽強，在廟宇系統中出現這樣的神，整個氛圍都做得挺好的。

喜：這篇我也很喜歡。

吳：這篇我沒有投，我覺得兩位老師可以參考一下意見。這篇我覺得他用同志跟哪吒連結，我認為是要連結一種叛逆，不然兩個做連結有點奇怪，但在叛逆的部分好像也沒有特別著墨。當然處理起來是篇可口的文章，而且是有創意的文章。因為其實這篇還有篇幅可寫，我建議在叛逆的部分可以多著墨一些。這篇我也可以支持。

編號 173〈鳥〉

喜：我喜歡它的為子女女的視野在看父親的部分，它的描述非常道地，滿能夠共鳴的。整個結構上也都還不錯，包含人物的心情處理與細節，以孩子的視界觀察世界，這些設

計都很不錯。我大概比較有意見的是題目，我覺得是小小不足的地方。

吳：我對這篇的情感很特別，每次看這篇都看不進去，不知道為什麼。但我想剛剛聽喜茵老師那樣說，可能有進入它自己的方式。我也知道這篇是有自己味道的一篇作品，不過感覺中間也有些斷斷續續的。

張：我覺得這篇是可以選的，還挺有趣的。

三位評審決議通過。

編號 238 〈熱帶魚〉

喜：這篇也是我特別喜歡的一篇。這篇用熱帶魚作為象徵，將父親比作熱帶魚，與剛剛〈鳥〉觀察父親的角度相仿，雖然有異同之處，但陳述上這篇完整度更高。兩篇比較下，這篇情感更深；如果以孩子角度看父親的話，這篇是相當不錯的。

吳：這篇我也可以支持。氣味很好，但我覺得它結尾也是弱一點，但篇幅其實還夠，結

尾應該再補強。

編號 283〈富吉的調色盤〉

喜：這幾篇好像都有一點類似，我可能比較容易被這樣的題材吸引。這篇也是女兒對父愛的角度，從父親的角度照顧女兒，父親每一層的設想都很動人；這篇非常強調顏色的部分，對顏色的描述非常豐富。為了代母職去照顧女兒，去學美容、女生種種的化妝技術，這個心思就足以讓人感動了。在陳述上用狗蛋作為襯托，從頭看到尾，真得覺得將父愛的用心寫得非常生動。

吳：把母親不在，父親如何處理的設計寫得不錯。我也可以支持。

編號 299〈工蜂的毒針〉

喜：我其實也滿喜歡這篇的。它講的是一個男人對性的描述，主角是鞋匠，所以第一眼看到的都是人的腳，而男人觀看女性的腳時常是一個性的表徵。從前面的女孩到後面找了外國女孩當作替身，並想要與她從事性交易，最後卻非常慈悲地帶女孩去買鞋的這個

過程，我覺得故事是非常吸引人的。到了最後的結尾，我非常驚訝，描寫得很好，我覺得它把一個男人，一個老的、身分低微的男人，對性的渴望描繪得很好，只用意淫滿足性的想像。我很喜歡這篇的寫法。

吳：這篇我也可以支持。

編號 376〈憐香〉

張：這篇是新移民的處境，好像是這次作品中唯一一個寫身分的，所以我就把它選出來了，有一些生活感。但它還是有問題，沒有中心事件，沒有一個真正有衝突的事件，比較平淡。

喜：我的感想也一樣，但題目好像並沒有準備好。題目跟文章內容有點不搭。

吳：這篇我也可以支持。這篇跟〈富吉的調色盤〉可以比較。利用一個女孩子的離職、消失來襯托他們家存在與否的狀態，這個點挺妙的。

討論結束，根據以上去除〈鵝的天堂〉，共二篇。最後討論三篇調性相同，都比較接近散文的作品，也都有些缺點。最終決議由張怡微老師圈選〈輓聯高手〉、〈漁生〉，淘汰〈感恩心，謫仙情〉、〈挽面〉，最後共二篇進入決賽。

### ◎複審第二次圈選結果

- 編號 23 〈造口〉
- 編號 24 〈黎明之邀〉
- 編號 32 〈維多利亞的秘密〉
- 編號 57 〈洗怨〉
- 編號 65 〈冰箱與少年〉
- 編號 80 〈輓聯高手〉
- 編號 134 〈漁生〉
- 編號 149 〈老東西〉
- 編號 162 〈復夢記〉
- 編號 167 〈哪吒〉
- 編號 173 〈鳥〉
- 編號 238 〈熱帶魚〉
- 編號 283 〈富吉的調色盤〉
- 編號 299 〈工蜂的毒針〉
- 編號 376 〈憐香〉

## 2016 年林語堂文學獎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6 年 10 月 30 日（日）  
14:00 – 16:00

地點：林語堂故居閱讀研討室

評審：平 路老師（以下簡稱平）

梅家玲老師（以下簡稱梅）

王聰威老師（以下簡稱王）

紀錄：洪啟軒

主辦單位先感謝各位入圍者的參與，以及各位評審老師的參與。今年收件狀況，本次收件 55 件，複審入圍 26 件，決審總共入圍 5 篇。

### ◎ 決審第一次圈選結果

會議開始前，由評審各自圈選五篇作品，以利之後依照得票數進行討論。

- 編號 23 〈造口〉，平一票，梅一票，王一票，共計 3 票。  
編號 24 〈黎明之邀〉，0 票。  
編號 32 〈維多利亞的秘密〉，王一票，共計 1 票。  
編號 57 〈沈慾〉，0 票。  
編號 65 〈冰箱與少年〉，平一票，王一票，共計 2 票。  
編號 80 〈輓聯高手〉，平一票，共計 1 票。  
編號 134 〈漁生〉，0 票。  
編號 149 〈老東西〉，平一票，梅一票，共計 2 票。  
編號 162 〈復夢記〉，0 票。  
編號 167 〈哪吒〉，平一票，梅一票，共計 2 票。  
編號 173 〈鳥〉，王一票，共計 1 票。  
編號 238 〈熱帶魚〉，0 票。  
編號 283 〈富吉的調色盤〉，梅一票，共計 1 票。  
編號 299 〈工蜂的毒針〉，梅一票，王一票，共計 2 票。  
編號 376 〈憐香〉，0 票。

三位評審老師共推梅家玲老師擔任主持人。

### ◎發表今年來稿大致狀況與看法

梅：我們按照流程，先輪流發表今年入圍稿件的看法，我們請平路老師先發表。

平：今年的稿件讀來讓人愉快，題材多元，文字跟故事都有可觀之處。整體來說非常不錯，參加的作品有想像力、也有文字的經營，亦有經營的耐性跟能力，這對未來如果要走文學路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想像力之外，對故事的鋪陳也都看得出來苦心，這次的評選交出了可喜可賀的成績單。

王：我本來不知道今天是公開會議。我希望自己的意見外，也希望給大家一些寫作上的協助，我同意平路老師的說法，這一次入圍作品水平整齊是毋庸置疑的，並沒有特別的敗筆，這十五篇之內選前三名的話，每一篇都很接近得獎的資格，這是文學獎競賽中是很少見的。再來是形式上非常多元，當然也是複審評審的功勞，有特別選過，讀起來是非常愉快的。題材豐富，家庭劇、同志、城市或捕捉現代氛圍的議題的作品都有，每一種類型的作品都有達到一定的高度，但既然在形式跟內容上都很一致，接下來應該就是評審喜好的問題。評審偏好或厭惡的文字風格與內容會成為最後的標準。因為文學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文學獎最後會訴諸評審的審美品味與美學觀，在呈現評審觀看觀點的這方面上，可能比文

字技巧高超等等層面都還重要。

梅：我也簡單說一下個人的看法。非常同意兩位評審老師的意見，這一次進入決選的作品絕對都在水準之上。而且在題材上有多元豐富的表現，在文字語言上也能看出作者們用心。應該還有好幾篇是來自中國大陸背景作者的投稿，主題與故事情節，比較能叩應到中國大陸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與現況。這次的作品都有相當可觀的地方，也好奇今年度投稿作品暴增的現象是怎麼回事，但我想多了很多朋友的角色，是非常可喜的現象。不過回歸到實際的評選標準上，我的感想是因為這回小說的寫作字數只有五千字，在字數上的限制是跟其他文學獎不同的地方，通常字數少不見得是不太好寫的，尤其在情節的鋪陳，必須在非常精簡的情況下做凝鍊的表現。所以怎麼樣的作品必須在決選當中得到肯定？在我個人來說，我的標準是在篇幅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說出完整的故事，表現出完整的意義，所以故事情節當然要聚焦，結構也絕對必須完整。整體看下來，有許多的作者都相當有潛力，在題材選擇與故事經營上都很有巧思，但可能在字數限制下，感覺「若有所思」，說得並不是特別完整，有些情節讓人費解，不太清楚作者真正要表達的意圖，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另外，這次的作品基本上當然都在一定在水準之上，但也相對「中規中矩」，似乎比較少看到具有實驗性企圖的寫作嘗試。不過我想這倒也無可厚非，因為如何在寫作上創新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基本功練好，若是在完整架構與字數限制中，去表述有

趣而且意味深長的故事，就會是一篇好小說了。這是我的一些看法。

## ◎ 票作品討論

### 編號 24 〈黎明之邀〉

梅：接下來的流程，是先逐一討論六篇○票作品，再討論是否要放棄，或者圈選晉級。第一篇是〈黎明之邀〉。請問有評審想討論嗎？

王：這篇小說比較沒有焦點，看起來是武俠小說的開頭，但時間不明，小說敘事刻意塑造出古老感，不斷使用比喻來形容瞎子。但除了冒險式的氣氛之外，基本上沒有辦法讀到更深的東西。在這裡看不出來下棋的深刻用意，也許作者也並不熟悉下棋。可能必須更聚焦內容的表現。

梅：作者文字不錯，也有寓言的意味。但許多情節的經營不太合理，所以我並沒有圈選。我想這是一位有潛力的寫作者，期許他能繼續努力。

編號 57 〈洗慾〉

王：這篇很有現代的氛圍。兩個「我」不斷出現，其中又有交織的部分，但最後結尾卻十分荒謬。我不認為這樣是好的寫作方式，作品恐怕只成為文字表演的場所，剩下變態的描述，無法讀到它真正要傳達的意義。而且這樣的情感在現在的小說中也常常出現，並不新鮮。

編號 134 〈漁生〉

梅：讀這篇小說讓我想到的的是朱自清的〈背影〉，因為也是在寫父親的故事。但這篇相對散文文化，因此就小說而言稍微單薄了一點，所以沒有圈選。

編號 162 〈復夢記〉

並未有評審想再討論。

編號 238 〈熱帶魚〉

王：這次選進來的幾篇作品，都是講父親、單親，而這篇題材很有趣。我想這篇可以寫得像是很有電影感的東西，因為這是父親會扮裝的故事。它談了性別意識與性別認同的問題，卻也十分親切，具有生活感。但它沒有更深刻、更強烈的意義，所以我並沒有圈選。

梅：我也同意聽威老師的說法。

編號 376 〈憐香〉

王：這篇描寫很細緻，我想應該是中國的作品。描寫的部分不錯，但互動方面非常樸實，內容極為平實，但不是很厲害的故事。我同意梅老師前面所說的標準，我認為這篇浪費了短篇小說的形式，並沒有留夠多空白讓人咀嚼，也許這幾篇落選的作品都普遍有這樣的現象。

編號 32 〈維多利亞的秘密〉

王：我滿喜歡這篇。作者應該是中國的作家，因為我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人寫「淘寶」。它寫出一個很荒謬的故事，這裡顯現的完全是荒謬的情境，但中國就是一個能出現各種離奇、光怪陸離的地方。這樣的小說寫出人性淪喪、扭曲的荒謬。有一次接受中國大陸雜誌的專訪，他問我，臺灣作家有沒有兼職副業——這問的是我們臺灣作家是否有開淘寶的帳號——，因為中國有許多作家在淘寶上販賣東西。我想淘寶對中國大陸而言是日常、自在的事情。賣東西這件事跟你的人生是可以完全脫離的。

平：我非常贊成剛才聰威老師說的，它完全呈現中國大陸目前的現狀，的確是荒謬絕倫的小說。它的好處就是它的荒謬與鮮活，但缺點就是這麼荒謬的故事有時能加更多荒謬的對照，讓細膩的人情加入，才會更好看。它從第一句到最後都是同樣的筆調、同樣的現實，但對讀者來說閱讀是有渴求的，若它在某些段落中又有細膩的成分——例如如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面——，有更多的一些感情，應該看起來會更飽足、更豐富，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細膩面。但整體來說這篇小說仍然有它的可讀之處。剛剛有幾篇作品我沒有特別

評論，這些作者普遍有潛力，但應該更加在情節上經營，這才會是更好看的小說。

梅：我第一次讀的時候滿被這篇小說吸引的，作者很有潛力，作品也很有意思。我稍微補充一點想法，因為五千字是很有限的篇幅，因此我會期待小說中有比較嚴謹、絲絲入扣的地方，包含小說題目與內容扣合的部分。這篇小說很有意思的部分是賣人乳，而且是在淘寶網站上賣，這是非常有創意的點子，作者文筆也很好，但可惜的是標題跟內容搭不起來，大家都知道那是內衣的品牌，但為什麼用這個標題講人乳、淘寶的意義，這無法說服我，因此我便割愛了。若能更扣合的話，我想這是一篇很好的作品。

編號 80 〈輓聯高手〉

平：這篇其實在我圈選時是一個單圈，它並不是我心中的前四名。這篇小說有些地方很有趣，比方寫阿公跟孫子之間如何看時代、看文字，這些差異是大可以發揮的。阿公的語言是可愛的，這是這篇小說的好處，像小說中寫「秀美三月時二畫一眠溫泉遊思汝眼媚望汝身嬌嚮往之憶往之待他日再擁懷中」，尤其這種半文半白的部分特別有趣；這當然也是小說作者創造出來的，但這是對那時代的人情嚮往，也是它有韻味的地方。但到了現代、孫子的部分，文字無法對仗起來，這裡顯得太匆忙、太粗率了，包含結尾的部

分，太可惜了。要是再延伸，也許原來的趣味並不會消失，尤其是當結尾變成「電子軌聯四字——惠我良多」，又說「原來阿公和我想的一樣，中文字果真簡短，又那麼深長」，我想這是一個太想當然耳的結尾，失去了原先小說鋪陳時代與文字之間的參差感，這是最可惜的地方。不然兩代不同的排比，寫時代、寫祖孫之情、寫面臨生死都有它勝出的地方，最後卻敗在情節的缺失上。不過仍然作者是很有潛力的，我想他繼續寫下去必然讓人期待。

王：這篇我本來沒有覺得這麼好，重讀的時候我卻覺得很好，現在可能願意倒向這一篇。這是這次決選中唯一寫幽默的作品，這是很困難的。這篇讓人會心一笑，有小小的細節，包含紅毛猩猩的情節，讀起來像是楊富閔的作品。它包含鄉土情懷，在鄉土感中又加入現代元素，把新鄉土的沉重重新翻轉，有著一九八〇後的作家新鮮表現。年輕人在看爺爺的故事時非常有趣。這種幽默的調適、對時代感改變的部分呈現得很清楚，是值得被讚美的作品；但當我說它跟楊富閔像的時候，就表示這已經不是很罕見的作品了，已經滿多人這樣寫作過了。我想這是難度相當高的作品。

梅：我本來也想投這篇小說。這篇題材有趣且有新意，包含它提到書法、輓聯，當然就牽涉到生死、時代命題，但後來終究沒有圈選的原因，我想就是因為它並不是太荒謬，

因而其中有些情節稍微造作了一些。還有文字的部分我也覺得不太搭調，有的地方是相當文言的，有的地方卻異常白話。整體上文字語言與風格不是統一的，這讓人有點遺憾。但在這電子時代中注意到傳統藝術的書法與輓聯，從這裡下手，我想是值得開發與肯定的取材。只是也許作者在情結構設與文字表述上可以再做提升，這位作者是非常讓人值得期待的。

### 編號 173〈鳥〉

王：乍看之下是單親女兒對環境變化的恐懼。文字中規中矩，是很典型的文學獎比賽的作品。角色控制也在三個以內，讓每個角色都可以寫得很飽滿，基本上四平八穩，沒有敗筆。後來重讀時，我讀到父親與女兒不倫的情感，如果我讀得沒有錯，這是非常衝擊的。它描寫女兒看見父親洗澡、一同睡覺，在描繪父親的身體與姿勢時，已經是超越寫父親的樣子，而是寫「男人」的樣子。小說描寫父親的大腿肌群、迷人動作的剪影，還有在浴室中的形象，甚至女兒如何越過身體看他的鎖骨，看他的汗衫透出汗漬，能看出她對父親的情感應該超越單純父親的樣子，也因此女兒自然抗拒父親的女人。但能把這麼不倫的思緒控制得如此緊密，是很少見的。我覺得這其中有很強烈的張力，是滿好的作品。

梅：這篇作品我讀的時候其實真的滿困惑的。我覺得明明在寫父親，但行文感覺是寫丈夫、情人，說實話，我一開始還沒有往不倫的方向思考，後來讀完之後，便同意了聽威老師剛才的說法。它在題材上面有突破性與聳動的層次，包有新意，基本上已經是值得肯定的。但我還是有困惑的部分，我不是很清楚這位作者希望藉由這種題材，藉著鳥、鳥籠與送鳥籠的人這種意象要表現什麼情感，這讓我想了很久，也許我還沒有辦法給很好的解答，所以對於這篇，我還是持保留態度。但這的確是進入這次決選的作品中算是最特殊的一篇。

平：我非常同意剛剛兩位老師說的。父女之間與另一個女人之間有三角情愫，也許只有在女兒的夢裡面能更大膽、更肆無忌憚，將自己的想法強烈表達。但作為小說作品，我希望作者更勇敢一點，我希望它扎到你會流血，會痛到，也許多一兩個痛點——就要說出來了，已經看的到底下的血痕——，但作者還差了一些：明明是寫這樣的題材，那就應該更直接、更勇敢。如果有直接達到痛的點，這篇的確會是第一名的作品，因為這題材非常細膩與深刻，故事隨著女兒對父親感情的推進而推移，作者寫起來有它的細膩度。可像是隔著一層膜、一個幕，若有一兩個點能更戳到痛點，不這麼隱晦，我想會是目前在表現出來好更多的傑作。

梅：我也同意剛剛平路老師的說法。我想我剛剛的困惑也許就是在痛點與刺點之間，還沒有辦法讓人用力地感受出來，若作者更著力一些，會讓我想到張愛玲小說〈心經〉的嘗試。

編號 283 〈富士的調色盤〉

梅：這也是這次作品中談論父女作品的一篇。相較於前面幾篇衝擊性題材，這篇是比較訴諸溫情的。這篇也不是我排名相當前面的作品。就小說而言，它有完整的故事，有它感人的地方，父親的調色盤也有它象徵的意義。但內容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比方學化妝的情節，操作上稍微太過一些，這篇作品有可以改進的地方，但基本上經營父女之情仍有可取之處。

平：小說有些情節只是為了讓故事繼續下去，所以不太合理，但仍有不錯的功力。

王：這篇的確是很有趣的。在情節的安排上，如果〈鳥〉那篇是限制級，那麼這篇就是普遍級。我可以理解這篇小說中父女之間的核心，但張力不那麼大，例如小說中有提到

母親，但母親形象很薄弱，所以少了施力點，張力太少，中間的轉折也過少，所以這篇我沒有圈選。

## ◎ 2 票作品討論

### 編號 65 〈冰箱與少年〉

王：這篇可以看出中國作者傑出的地方。故事將冰箱視為「冷氣」，但小說中可以看見主人翁並那麼窮，如「空調席」的情節安排只是為了要買 iPhone，所以把冰箱作為冷氣，表現的是一種百無聊賴，這是用很簡單的方式掌握時代氛圍。他將小說寫得很荒謬，寫出世界的痛。我想這是另一個路數，這篇小說用一種真實，寫出這時代的複雜。這是中國作家厲害的部分。

平：這篇包含題材與題目都是可愛的。非常荒謬，也將荒謬感經營得很好。我們剛剛也有一篇荒謬加荒謬的〈維多利亞的秘密〉，但這篇勝出的原因在於細節，它讓你「感覺得到」，包含小說中描述熱氣蒸騰而起，栩栩如生。你真的能感覺到雨點打在瓦上有鐵鏽的味道，這些細節寫得很真切，感覺得到小說人物的無路可出，也許還能想像自己應

對的方法；雖然作者寫的是荒謬的故事，但這其中有很多的細節可以讓人感覺到真情，與你共鳴；它讓你感覺非笑不可，但也牽動你的感官，就如同身處小說中的處境。

梅：我一開始也被這篇小說給吸引了。我想這是這次入圍作品中，說故事功力最高強的一位。它在小說經營上娓娓道來，引人入勝。但我不能理解的部分是冰箱的情節安排，像這樣非常執著品牌的少年，結尾讓我覺得稍微薄弱一些，我在期待結尾驚奇的部分，期待它有突破性的收尾，但這樣的結束讓我覺得「若有所失」。當然這篇作者的寫作功力與說故事的能力是非常好的。

編號 149〈老東西〉

平：這篇一看也知道是中國作者寫的，他們非常會講故事。讓人感覺身歷其境，故事在作者筆下是好聽的。但也許是太會講故事了，如果要在雞蛋裡挑骨頭的話，說不定我更願意支持〈冰箱與少年〉，相對而言〈冰箱與少年〉還有一點破綻，而這種青澀的部分讓我喜歡；但這篇太圓熟了，讓人不禁想像，作者除了在講故事之外，若寫出一些破綻，也許會讓人感覺更有真情。當然這是很厲害的作者，但不是我的前兩名，這也許都是個人評審的偏好。

梅：我投這篇的原因當然就是文字功力、整體結構都是水準之上，題材能夠反映當今中國大陸因為「向錢看」的資本主義浪潮下，把過去固有的老東西給放棄。基本上因為是這樣中規中矩的故事，所以不錯，但當然也不是最好。

王：我反而覺得這篇是中國作家弱點的展現。臺灣的作家，如平路老師已經寫出了《黑水》這樣的作品。小說議題上，城鄉差距的部份我們已經處理完成了，在華人文學中，顯然中國作家的作品在題材上有些落後時代。這篇的確是很會說故事，但在臺灣參加文學獎比賽，我想並不是目前在臺灣參賽的中國作家中寫得最好的。

### 編號 167〈哪吒〉

梅：這篇寫哪吒，在文字與意象經營上相當用心，意圖藉著哪吒來突顯男孩在成長中的性意識，從蒙昧到慢慢開始有些自覺的過程。主要的肯定來自於文字的費心經營，但如果它要藉哪吒寫個人成長——包含性與性別認同——，可能這方面的說服力不夠，這其

中牽涉哪吒的形象與它要寫的意圖是否能貼切扣合。這篇讓我想起多年以前，現代主義文學時代，奚淞所寫的〈封神榜裡的哪吒〉，相較之下，不論是同志意識或者文學表現上這篇都較為薄弱。我想奚淞已經展現過了哪吒與這種主題的扣合了，所以這篇在路數上，我會有是否意圖走向奚淞的疑慮，但在文字經營上還是必須給予肯定。

平：這篇的好處是文字很精準，包含情節的推移都很游刃有餘。但也像梅家玲老師說的，奚淞那篇哪吒太經典，找尋自身與性別的連結議題的小說呈現，大家都已經了然於胸了。因為奚淞在前，也自動會有個連結，對比奚淞的作品中有很多掙扎，包含剔肉還母的掙扎，這些意象都已經在小說創作上表現得很清楚了。這篇用了哪吒這個典故，但掙扎性太少了，甚至不存在，而只是「發現」，只有性向的發覺，導致拉扯與掙扎在文字中顯現不出來。作為讀者的確會惘然若失，是讓人可惜的地方。

王：這篇在文學獎的優勢便是文字很好。這篇的文字甚至已經到精雕細琢的程度了。但我不是很喜歡，因為這樣會出現很多的缺口，尤其它在文字上的誇張已經過頭了。這篇寫同性與身體的啟蒙，企圖心與小說面貌一目了然，所以用了幾個太容易浮現的同志題材，包含游泳池等等意象，便看不見它獨特的地方，而且太容易預想。這篇對我而言反而更像散文，它表達了一個飽滿、完美的身體啟蒙，但作為小說則沒有驚喜感。

王：首先我想這篇小說的題目必須要改。我一開始認為這是很棒的作品，但後來重讀時，我下修了評價。它的文字密度很高，也不會太矯揉造作。整篇看起來完美、完善，五千字的篇幅十分完整，在文學獎中也很容易進入決賽。設計主角是五十九歲的老人，通常寫作者都不會挑戰主角是比自己大的人，但也因此說話方式並沒有很精準呈現，也許作者還是太年輕了。這最後是一個文青又浪漫的故事，我想這並不是太到位。我個人的文學品味，對於過於幼稚、浪漫的故事，近年忍受度下降得很嚴重，我想小說應該更貼近現實。這篇小說的確是非常完整的，但我更情願貼近平路老師的看法，寧可讓小說顯現出一些缺點、一些破綻，而更像是真實的作品。

梅：我也是對這篇稍有保留的。投它的原因的確是題材上面十分獨特，以前好像沒人這樣寫過。對於篇名原來也有些疑惑，但後來想了一下，工蜂本來就是幫蜂后服務的，而且它的針使用一次就會死去；所以我想這位老男人對這位女性所做的，也許是他生命最後能做的事情，他並不是為了將女性賜死，而是屬於人道上的協助，因此小說的題目的確能夠跟內容扣合。這篇有可取的地方，雖然沒有特別突出。

平：我沒有選的原因，是因為這篇小說從頭到尾失真了。如果作者要寫五十九歲的老男人，至少也設身處地、觀察並且去了解他們的生活。這篇寫起來還算是很青春的筆法，包含裡頭寫「青少年性徵時如同一夜醒來」，沒有回看的時間，小說中五十九歲與青年時代之間應該有時間的差距，卻沒有表現回望的滄桑，所以看起來不真實，因而這完全是一篇用想像出來的作品，這全是「想當然耳」的，並沒有達到小說作者的功課。我想這次好幾篇作品寫了好多的死亡，但這篇越用文學語言去描繪，越掩飾不了它對死亡的不了解，它寫「死亡來臨絲毫不鋪張的如同只是一隻蟲墜地」，這是很美的美文，但感觸的部分全然不見了。這種死亡來臨都只是作者想像出的情境，當他寫到死亡應該要有知識、素養，去真切地描寫，而不是鋪張，這些部分都必然應該要用更多的功夫與投入才能寫出情境。這篇最大的問題，便是這全然是作者坐在書桌前對著電腦寫出來的，其中的破綻就並不是可愛、可了解的破綻，而是它超越了作者有知的限度而顯露不足，所以這是我不能同意的部分。

### ◎ 3 票作品討論

編號 23 〈造口〉

王：我想這也是很標準的作品。作者很會敘述，很會講故事，很會把一件事情講好，他可以游刃有餘，是四平八穩的作品，氣氛掌握得很好。但我想也僅只於此，這不是最好的作品。這種作品在文學獎中很容易見到，但最後結尾卻不會再往前進一步，並沒有特殊性，沒有它可以殺出重圍的武器，也沒有劃時代的嶄新面貌。作品寫到這種程度，大概可以在文學獎中獲得一席之地，但要在這個時代成為一個作家，我想這只是一個好的起步，但必須有更多的東西才有辦法達成。

平：我想這篇的優點與剛剛〈工蜂的毒針〉剛好可以對照。這篇完全可以感覺到作者確實是有觀察的，它有真切性與應有的視角，但對比〈工蜂的毒針〉作者全然憑藉的想像力，這篇反而在創造與想像力好像可以更勇敢一些，有些部分應該可以脫出原來的窠臼。不過這篇白描的功力是值得鼓勵的，讀者可以感覺到病房的景象，能被作者所帶動，這是這篇作者很厲害的地方。

梅：我來補充一下。這篇作者還是很有巧思的，雖然好像表面上覺得它就是描寫病房，但巧思還是在題目「造口」上，造口是人工的、有意為之的出口，很多東西排不出去，所以才需要造口。從這種角度觀看，這兩個病人剛好有對比，更可以看出情節的安排上

其實是有意為之，因為他們都無法在正常管道當中排泄出來，所以必須用不同的方式宣洩，因此更可以明白這兩個家庭各有各的問題。這次決審作品看下來，我是最願意肯定這篇的，因為它有精心設計與安排，它藉著造口講了兩個人家的故事，它讓人看到在正常管道中不能看到的東西——包含情緒與言語——，這篇小說就情節、結構的經營，題材、文字、說故事的方式，都是很用心的，而且有一定程度的意義。造口一方面是造出口，一方面則是暗指隔壁病床女性的口，這是很有意義的一篇小說。

評審決議將○票作品全數排除，其他共○篇的得票作品進行第二次評分，每位評審老師以「前五名」為給分原則，依照名次給予分數，得分越多者，名次也越高。

## ◎ 決審第二次給分結果

- 編號 23 〈造口〉，平 5 分，梅 5 分，王 1 分，共計 11 分。
- 編號 32 〈維多利亞的秘密〉，王 2 分，共計 2 分。
- 編號 65 〈冰箱與少年〉，平 4 分，梅 4 分，王 5 分，共計 13 分。
- 編號 80 〈輓聯高手〉，平 3 分，王 3 分，共計 6 分。
- 編號 149 〈老東西〉，平 2 分，梅 3 分，共計 5 分。
- 編號 167 〈哪吒〉，平 1 分，梅 1 分，共計 2 分。
- 編號 173 〈鳥〉，梅 2 分，王 4 分，共計 6 分。
- 編號 233 〈富吉的調色盤〉，0 分。
- 編號 299 〈工蜂的毒針〉，0 分。

最終結果，前五名得分出爐。首獎由最高分的〈冰箱與少年〉奪得，〈造口〉獲得二獎。而因為〈輓聯高手〉與〈鳥〉同分，三位老師立即共同討論後，決議給予〈鳥〉第三名。〈輓聯高手〉則與〈老東西〉並列佳作。

◎ 2016 年林語堂文學獎得獎名單

首獎

邵棟 〈冰箱與少年〉

貳獎

黃正中 〈造口〉

參獎

陳昱良 〈鳥〉

佳作兩名

張英珉 〈輓聯高手〉

王軻璋 〈老東西〉

◎ QA 時間

觀眾一：我是寫〈富吉的調色盤〉的作者，想問老師們是否有可以改進的部分？

梅：我有投你一票。我想整體來說你經營得很溫暖，但情節上可能造作了一點，也許更細膩一些會更好。當然入圍是很了不起了，希望臺灣的寫作者們加油。像〈冰箱與少年〉、〈老東西〉這些中國作者的作品都是非常寫實、非常會說故事的，所以臺灣的寫作者們在說故事的部分可以再增強；在前衛性上臺灣作者應該更容易勝出，但前提是基本功要先練好，所以我想這也可以給臺灣的寫作者作為參考。在文字的基本功力上鍛鍊好，技法上便可以再求突破。

平：你那篇的確也是寫得很好。但在化妝的部分，我想不用寫到那麼滿，可以有更多想像，拿捏上可以更退回來。寫得太滿的時候，反而把想像空間塗銷了，也許這篇小說太用力了，再稍作修改，就是傑作。當然也希望你要繼續寫，你是很有潛力的。

## 評審簡介

### 複審評審

#### 喜 菡

臺東人，現居高雄。曾任港都文藝學會總幹事、臺灣新聞報《臺灣寫真》專欄執筆、高職國文教師，現任喜菡文學網站長、大憨蓮文化負責人。以藝文推廣、文史記錄、旅行書寫、城鄉人文報導為職志。出版：《骨子裡風騷》詩集、《今夜化濃妝》小說集、《蓮惜》影像文學集、《到旗津打卡》報導文學集、《深情》旅行文學集、《靠近》旅行文學集、《寶島漫波》電影書、《烏族與烏族的喀什米爾旅行》旅行詩集。

#### 吳鈞堯

曾獲《時報》、《聯合報》等小說獎，梁實秋、教育部等散文獎，2005年獲頒五四文藝獎章（文藝推廣類），繪本著作《三位樹朋友》獲第三屆國家出版獎，入圍香港豐子愷兒童圖書獎前十強。金門歷史小說《火殤世紀》，獲2011年臺北國際書展小說類十大好書、第三十五屆新聞局圖書類文學創作金鼎獎。2012年，書寫金門的「神的聲音」獲得九歌「年度小說獎」，第二次獲頒五四文藝獎章（小說創作類）。

張怡微

1987年生於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士、文學碩士，目前為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生。上海作家協會簽約作家。曾獲2013年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組首獎、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組評審獎、臺北文學獎散文首獎等。

## 評審簡介

### 決審評審

#### 梅家玲

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現任臺大中文系特聘教授。研究領域兼括中國近現代文學、臺灣文學與漢魏六朝文學。曾先後擔任捷克查理大學、中國清華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香港嶺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客座教授。著有《性別論述與臺灣小說》、《臺灣現代文學教程：小說讀本》、《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臺灣研究新視界：青年學者觀點》等。

#### 平路

出生於臺灣高雄，臺灣大學心理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曾任中時晚報副刊主編、中國時報主筆、香港光華文化新聞中心主任，並曾在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與臺北藝術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任教。2015年12月，以2013年震驚社會的咖啡店命案為靈感，發表長篇小說《黑水》。文學教程：《小說讀本》、《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臺灣研究新視界：青年學者觀點》等。

## 王聰威

雜誌人與小說家，現任《聯合文學》雜誌總編輯。臺灣大學哲學系、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畢業。曾任臺灣《明報周刊》副總編輯、marie clare 執行副總編輯、FHM 副總編輯。曾獲巫永福文學大獎、中時開卷十大好書獎、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選書、臺北國際書展大獎決選、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入圍、宗教文學獎、臺灣文學獎、打狗文學獎、棒球小說獎、金鼎獎最佳主編入圍等。著有《作家日常》、《師身》、《生之靜物》等。





# 2016 林語堂文學獎作品集

統籌單位：林語堂故居

林語堂故居

指導單位：臺北市文化局、東吳大學

一一 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 111 號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美育中心

[www.linyutang.org.tw](http://www.linyutang.org.tw)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TEL: (02)2861-3003

城邦·POPO 原創

FAX: (02)2861-9337

喜函文學網 [www.pon99.net](http://www.pon99.net)

印製時間：106 年 1 月

總編輯：鍾正道

本書為紀念文集 非正式出版品

編輯：蔡佳芳、劉羽軒、許惠雯

得獎作品版權屬於林語堂故居所有

美術設計：詹維哲

印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語堂故居為臺北市文化局委託東吳大學經營管理